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永芳博士

俄羅斯婦女的政治參與—以國家杜馬為例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Russian Women:

The Case of State Duma

研究生：曾冠綸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九月

謝 誌

時間過得很快，在這指南山下的日子也慢慢地進入到第六年了，六年前帶著憧憬和緊張踏進政治大學的校園裡——這所從我國中就嚮往就讀的大學。而這六年裡，學生證上的系所從教育學系換成了俄羅斯研究所，學習的內容從教育概論、中等教育實習換成俄羅斯國家與社會和俄羅斯能源。而這六年，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的時間，就在這夏天炎熱冬天濕冷，但卻也充滿青春回憶的政大校園裡度過了。

從小至今在求學的路上有許多人給了我幫助。最需要也一定要感謝的便是我的父親曾連和先生及我的母親蕭秀貞女士，感謝您們兩位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對我的肯定與栽培，也開明的讓我自己選擇發展的方向，並無條件地作為我的後盾，而這本論文也將獻給您們二位。

此外，需要感謝的便是指導我完成這本論文的林永芳老師，無論是在課堂上或是論文寫作上，總是在我毫無頭緒的時候適時地指引我方向，也給了我許多協助與寶貴的意見，才能讓我能夠順利的完成這本論文。同時也需要感謝我的口委老師們——連弘宜老師、邱瑞惠老師，以及康世昊老師，有您們的意見和回饋，方能讓我的論文更臻完美。

還有俄羅斯研究所的鈺茹學姊及全體同學們、從大學就是好朋友的珮馨、詠琰、函汝、宛親、珈菱、瑀彤及盈瑩，以及新舞臺的老闆涵婷，同期的牧平及所有同事們，感謝你們每一位讓我在台北生活的日子變得更精采，也讓我擁有美好的回憶。

再次從政大畢業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而研究所只是生命中的一個過程，我的人生正要邁入另外一個階段，也期許未來的我能夠更勇敢地追尋夢想！

曾冠綸於政大

2013年9月12日

摘要

以學者 Pamela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作為本研究的主軸——依照參與程度劃分了「正式的代表性」、「書面上的代表性」、「實質上的代表性」這三種層次。作者藉由 Paxton 的研究成果作為研究途徑，並參考文獻資料、統計數據、新聞報導，及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對俄羅斯婦女參與國家杜馬運作的情形進行分析與研究。

本論文的内容劃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概括性從全球各區域及後共歐洲國家的國會女性代表現況作為開頭，再以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來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參與程度。第二部分將以「微觀」的角度來探討歷屆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背景研究，包含：當選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背景、委員會的選擇，以統計數據及表格的方式來探討其特性及變化趨勢。最後的部分，探究了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貢獻與困境，當中以提升婦女權利的法案制定與列出表現傑出的女性代表以肯定女性代表的貢獻；再由「選舉制度與政黨」與「政治文化」兩種面相來探討俄羅斯婦女投身於國家杜馬選舉時所面臨的困境。

整體而言，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需要更積極性的替廣大的俄羅斯女性制訂出對她們有益與利的相關法案，並且也需要積極地改變父權觀點，進一步改變傳統的角色定位，以能發揮影響俄羅斯政治圈及社會的力量。

關鍵字：女性代表背景、政治文化、政治參與、俄羅斯婦女、國家杜馬

Abstract

The main approach of the thesis is Pamela Paxton's research for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democracy". In Paxton's view,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representation: formal representation,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purpose to analyse the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and trend of Russia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tate Duma, so this thesis is composed of literatures, statistics, Russian news websites, and reports fro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for three main topics: At first,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global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liaments. The second part is with "microcosmic" way to review the background of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from the first convocation (in 1993) to the sixth convocation (in 2011), inclusive of age, the educational level, occupation before being elected, and committees choosing. The final part discusses contributes and predicaments of Russian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have to be more positive to legislate for bringing benefits to a large number of Russian women. Moreover, they also have to be more positive to overcome the viewpoint and redirect the gender role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f patriarchy society. Therefore, the female deputies of State Duma will have more influences on the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Keywords: The Background of Female Deputies,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ussian Women, State Duma

目次

| | |
|---------------------------------|-----------|
| 第壹章、緒論 | 1 |
|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
|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
| 第三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 7 |
| 第四節、文獻回顧..... | 10 |
| 第五節、章節安排..... | 14 |
| 第貳章、國會女性代表表現之比較 | 15 |
| 第一節、區域國會女性代表表現比較..... | 16 |
| 第二節、後共歐洲國會女性代表比較..... | 22 |
| 第三節、俄羅斯女性政治參與程度..... | 27 |
| 第四節、小結..... | 31 |
| 第參章、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組成之分析 | 33 |
| 第一節、第一屆至第五屆杜馬與女性代表..... | 34 |
| 第二節、第六屆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組成分析..... | 39 |
| 第三節、歷屆女性代表背景研究..... | 41 |
| 第四節、女性代表所屬委員會及其表現..... | 48 |
| 第五節、小結..... | 51 |
| 第肆章、國家杜馬女性代表之表現與困境 | 52 |
| 第一節、相關法案的制定與實踐..... | 53 |
| 第二節、著名的女性國家杜馬代表..... | 57 |
| 第三節、選舉制度與政黨的影響..... | 62 |
| 第四節、參與政治條件上的困境..... | 66 |
| 第五節、小結..... | 70 |
| 第伍章、結論 | 72 |
| 參考文獻 | 76 |
| 附錄一 | 82 |
| 附錄二 | 87 |

表次

| | | |
|-------|---|----|
| 表 2-1 | GII 值與國會女性代表比例排名..... | 21 |
| 表 2-2 | 後共歐洲女性國會代表：比例與組成比例的改變..... | 22 |
| 表 2-3 | 後共歐洲國家女性代表比例及選舉制度、婦女保障名額..... | 25 |
| 表 3-1 | 列瓦達中心針對《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修訂案》之民意調查結果..... | 39 |
| 表 3-2 | 第六屆國家杜馬選舉結果..... | 40 |
| 表 3-3 | 俄羅斯國家杜馬歷屆女性代表當選年齡分析(單位：歲)..... | 43 |
| 表 3-4 | 俄羅斯國家杜馬歷屆女性代表年齡層人數分布..... | 43 |
| 表 3-5 | 國家杜馬第五屆女性代表就職前職業種類..... | 45 |
| 表 3-6 | 國家杜馬第六屆女性代表就職前職業種類..... | 45 |
| 表 3-7 | 第五屆與第六屆女性代表人數前五名之委員會名單..... | 49 |
| 表 3-8 | Cook 和 Nechemias 調查國家杜馬女性議員對於婦女利益之看法結果 | 50 |
| 表 4-1 | 近期國家杜馬針對婦女問題新增法案..... | 54 |
| 表 5-1 | 俄羅斯國家杜馬婦女所占比例(1993-95 至 2011-2015)..... | 75 |

圖次

| | | |
|-------|--------------------------------------|----|
| 圖 1 | 政治參與方式..... | 5 |
| 圖 2-1 | 1995 年、2012 年的世界及區域女性國會代表平均席數..... | 17 |
| 圖 2-2 | 後共歐洲國家女性代表所佔比例排序..... | 24 |
| 圖 4-1 |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 58 |
| 圖 4-2 | 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 | 58 |
| 圖 4-3 | 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 59 |
| 圖 4-4 |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 59 |
| 圖 4-5 | Ольга Юрьевна Баталина..... | 60 |
| 圖 4-6 |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 60 |
| 圖 4-7 | Ирина Муцуовна Хакамада..... | 61 |
| 圖 4-8 | 1993 至 2011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女性代表人數曲線圖..... | 64 |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九世紀以來，學者開始將女性地位視作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指標。回顧這一個世紀，女性權力的崛起已成為全世界的趨勢。在政治的領域中，自 1893 年時紐西蘭的女性率先獲得投票權後，其他國家也陸續跟進賦予女性投票權及被選舉權，而這一百年已經有許多個國家有女性擔任首長及閣揆的例子，而聯合國於 1946 年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¹（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婦女問題成為國際間廣泛重視的課題，並希望透過獨立組織專門進行研究、探討並研擬解決方案。根據國際國會聯盟（Inter-Parliament Union）於 2011 年所發表的研究報告《2011 年議會中的女性》（*Women in Parliament in 2011*），全世界在單一議會或是下議會當中女性代表的比例整體而言皆有上升的趨勢，甚至在西南歐的安道爾這個國家更以過半的席數為女性代表拔得頭籌，此外還有非洲的賽席爾、歐洲的芬蘭及中美洲的尼加拉瓜都有超過 40% 的席數為女性。²此外，還有任職於政府單位的行政首長們、以其他形式參與政治的女性，甚至是國家領袖都已經漸漸出現女性的臉孔，因此，女性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逐漸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反觀於俄羅斯，俄國婦女通往政治參與的道路是艱辛的。在蘇聯時期，俄國女性扮演這官方引以為傲的「女性解放」形象。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後，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法律層面保障女性和男性的平等。1936 年史達林在憲法明定最高蘇維埃³為人民直選之國家立法機構。1937 年，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女性代表席次占 16.5%；二戰時期最高蘇維埃女性代表比例略微成長，至 1950 年代已達到 20%，到了 1984 年戈巴契夫上台之前，最高蘇維埃女性代表比例增加到 33%。官方宣稱，與當時美國國會婦女代表比例的 4.5%

¹ 婦女地位委員會，是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下設的 6 個功能委員會之一，其主要工作在對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提出建議及報告，協助其推動女性政治、經濟、公民、社會及教育各方面的權利，並針對亟待處理的女性權利問題提出建言。

² 席賽爾的女性代表比例為 43.8%、芬蘭為 42.5%，以及尼加拉瓜為 40.2%，其中尼加拉瓜的女性代表有保障名額的制度

³ 最高蘇維埃(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由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兩院權力平等，均享有法律創制權。聯盟院由蘇聯公民按選區選舉，每 30 萬人口選出一名代表組成；民族院由蘇聯公民按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民族區選舉，每一加盟共和國選出代表 32 名、每一自治共和國選出代表 11 名、每一自治州選出代表 5 名，每一民族區選出代表一名所組成。其性質可將其視為類似西方國家享有立法權的議會機關。

相比，蘇聯女性具有極高的政治參與度。雖然有高比例的婦女代表，但層級越高的蘇維埃中，其女性代表比例越低。蘇聯婦女的實質影響力不及官方所宣傳的，女性代表很難擠身不論是共黨黨內或是蘇維埃內重要的決策核心，機關層級越高，越難見到女性身影。

蘇聯瓦解後，共黨時期所承諾的「性別平等」一併被打破。過去在選舉中設有女性代表特別額的措施，因此蘇維埃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大約有 30%，但在 1991 年政府完全廢除定額制，女性代表比例持續下降。1993 由蘇聯婦女委員會更名成立「俄羅斯女性聯盟」與另外兩個婦女組織共同組成新的政治運動團體—「俄羅斯婦女黨」(Women of Russia)，該聯盟在 1993 年的選舉獲得 8.1% 的得票率，並在國家杜馬取得 21 席。「俄羅斯婦女黨」鼓吹更多的婦女投入政治事務，並呼籲恢復蘇聯時期對婦女及兒童之保障與補貼。然而在 1995 與 1999 年兩次的國家杜馬選舉中，「俄羅斯婦女黨」未達到 5% 的得票門檻，因此未能在國會得到任何席次。至 2003 年，「俄羅斯婦女黨」宣布不參加該年的國家杜馬大選，爾後的國家杜馬選舉中未見任何婦女所組成的政黨參選，女性候選人只能加入一般政黨與男性候選人一同爭取政黨的提名名單中的提名順序。

2005 年更是通過《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調整內容包括：

- 取消單一選區制，改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提高獲得席次的門檻，由原本的 5% 提升至 7%。
- 在競選期間禁止組成選舉聯盟。

2013 年 3 月 4 日由莫斯科回聲電台 (Радио ЭХО Москвы)、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 (Interfax)、俄新網 (РИА Новости) 以及火星週刊 (Огонёк) 四個機構所公布的「2012 年俄羅斯一百位最具影響力女性」的票選，她們來自不同領域—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團體、體育、演藝圈等等，其中有六位是國家杜馬的女性代表，⁴顯示雖然人數在其他領域當中仍屬於少數，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俄國人民也漸漸的注意到這些以男性代表為主的

⁴ 其名單如下：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No.26)、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 (No.27)、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No.40)、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No.59)、Ольга Юрьевна Баталина (No.76)、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No.86)。

國家杜馬當中，也有這些身影在杜馬裡服務。⁵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漫長的以男性為主宰的歷史時期以後，在近百年來隨著女性參與社會生產勞動，開始了尋求政治參與的活動，並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在當今的社會中，婦女平等地參與政治被視為社會公正、民主和進步的標誌。當然，提高婦女政治參與水平也就成了一個社會追求公正、民主的要求。而婦女的政治參與也提供了一種更準確的反應社會構成的平衡力量，對社會的進步、民主建設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由於社會永續發展是面向人類未來的以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新發現觀，其價值取向是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和能力的全面發揮。假如婦女不能全面參與所有方面的進步並分享這些進步的利益，發展就不是可持續的。平等、全面的女性政治參與是衡量婦女地位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

本論文試圖探討俄國婦女在後共時期政治參與的情形以及對於俄羅斯在民主鞏固和社會中的影響。

因此，本文的研究及探討的問題如下：

1. 蘇聯瓦解後到現在的普欽執政的後共時期，俄羅斯婦女的政治地位是否有受到國家杜馬的選舉制度的更改而有所改變？
2. 國家杜馬選舉歷次的制度變革，如何影響婦女參與政治？除了選制因素外，還有那些原因阻礙俄羅斯女性進入國家杜馬？
3. 當選的女性代表，是否真能盡到自己的職責，並提出為提升俄羅斯婦女權益的相關法案，且為俄羅斯女性充分發聲？

⁵ (1) Vladimir Fedorenko, “New Ranking of Russia’ s 100 Most Influential Women Released”, *RIA Novosti*, retrieved 2013/3/5.

(<http://en.rian.ru/russia/20130304/179806679/New-Ranking-of-Russias-100-Most-Influential-Women-Released.html>)

(2) “100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женщин России – рейтинг”, *Радио ЭХО Москвы*, retrieved 2013/3/5, (http://echo.msk.ru/blog/echo_rating/1019316-ec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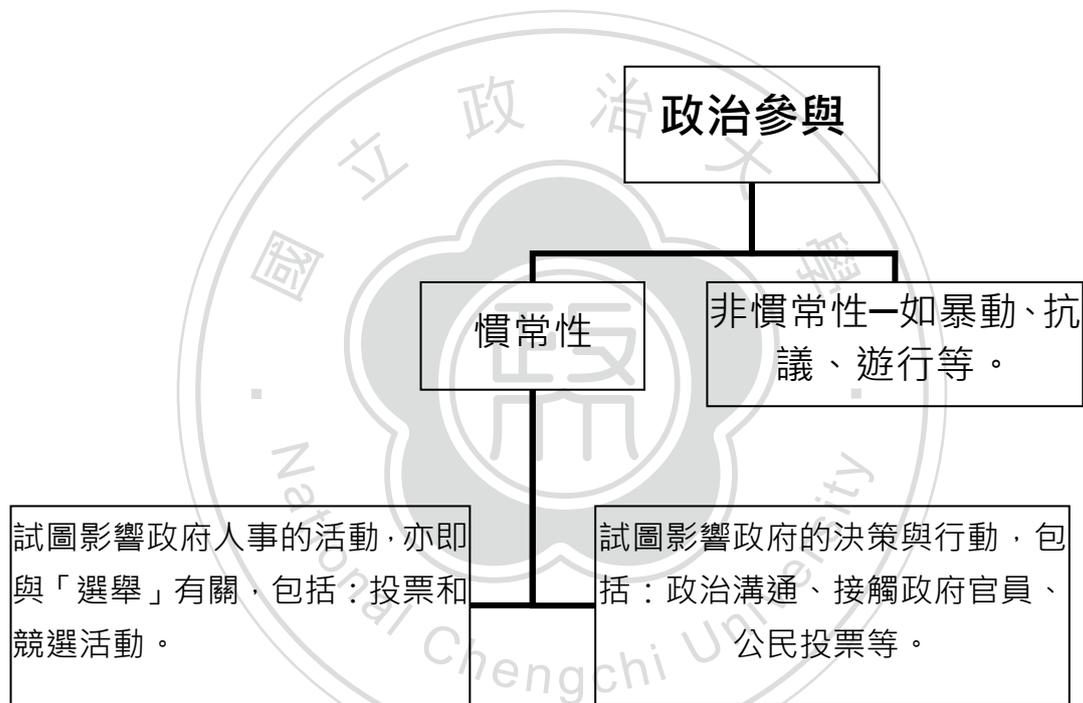
俄羅斯自蘇聯時期以來一直都是男性為主角的政治領域，在接受到西方「女性意識抬頭」的思潮影響後改變卻有限，以國家杜馬當中女性代表的人數比例遲遲無法突破 15%，這種現象本研究試圖從「制度面」和「政治文化面」探討女性參選的阻礙，而當中制度面將探討 2005 年國家杜馬選舉法更動的前後做比較；而政治文化面則是從俄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此三個面向試圖解釋女性缺乏參選後盾之下所影響的低代表性。而當選之女性代表依照自己的學經歷背景選擇國家杜馬各委員會後，對於維護婦女權益的法案提案及表決的積極程度仍顯不足，這也將成為俄羅斯女性邁向政治領域受到的阻礙之一。

由於國內目前有關於女性國會參政研究的案例，多半以歐美國家或是亞洲等國家為主流，缺乏以俄羅斯作為研究對象的相關著作，本研究將有系統性的探討及歸納近年來俄國婦女不論是以整體面來探討近年來俄國女性在政治範疇裡的活動狀況，並且聚焦在對於提升婦女地位有直接影響的國家杜馬參政之情形。希冀藉由此研究能夠讓讀者們不但能了解俄國國家杜馬選舉的運作模式，並能夠了解俄羅斯女性在傳統以來都是男性為主的政治領域裡，如何跨越障礙而保有具有影響力的一席之地。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對於「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一詞，不同的政治學家有不同的界定，以 Sidney Verba 與 Norman Nie 兩位學者的說法是：「一般公民或多或少直接地以影響政府的人事甄選或政府所採活動為其目標，從而採取的各種行動。」而政治參與的模式可以分成慣常性 (conventional) 及非慣常性 (unconventional) 兩種。兩種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的區別又如下圖：

圖 1 政治參與方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盛杏媛，2008，〈政治參與〉，於陳義彥(主編)《政治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453-454。

其中「進行競選活動」在參與政府活動中最有效果也是最直接的途徑，因此本研究排除了其他政治參與的途徑，以「競選活動」作為探討的政治參與途徑。又因為俄羅斯父權制統治已深植社會人心，女性在政治舞台中能夠擔任重要職位的機會不多，因此，若要直接影響到政府的人事並能爭取到為婦女發聲、制定能夠改變婦女地位的法律與政策等，唯有進入國家杜馬才有改變的機會，也由於此原因，使得本研究的範圍只探討政治參與當中的國家杜馬選舉。

婦女的政治地位主要是通過婦女的參政、議政表現出來的，所以，從婦女參政、議政的程度就可以看作是婦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標誌。如果婦女不能參與政治或是參與的程度很低，那就可以說婦女尚未獲得應有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就必然影響婦女的經濟地位、文化教育、家庭地位等，議會影響婦女自身的解放。而且婦女的參政、議政同時也是保障婦女利益所需的必要條件，有利於提高婦女的政治認知、增強政治意識，真正以主人翁的身分履行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本研究的時間範圍界定為蘇維埃政體解體之後的俄羅斯後共時期，也就是開始於 1993 年舉行之第一屆國家杜馬大選，一直延續到 2011 年 12 月 4 日所舉行的第六屆杜馬選舉為止。以這十八年間共舉辦六屆的選舉作為研究的時空背景。但由於部分

而本研究因受限於研究者的經費與時間，無法親自前往俄國蒐集相關資料或訪問與本研究相關的人物。僅能以官方統計數據、國際機構研究報告、學術書籍及文章與網路報刊新聞等資料進行本研究的參考與分析。另外，由於作者雖學習過俄文，但對於精讀俄文文獻資料尚有困難度，因此文獻資料將以中、英文的研究資料為主，輔以俄文新聞、網站資料補充論文當中時事的部分。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何謂「民主政治」？Robert Dahl 於 1971 年所撰寫的《多元政體》(Polyarchy) 時，即試圖提出標準，以對世界上的各個國家的民主程度作評量，其之後所出版的相關著作包括《民主及其批評》(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與《論民主》(On Democracy)，對爾後的政治學者作為評估各國的民主程度時扮演重要的參考依據。

Dahl 認為要達到「公開競爭」(public contestation) 與「包容」(inclusiveness) 兩個標準，⁶凡是達到上述的兩種標準的就堪稱「多元政體」。而多元政體是比較接近民主理想的現實世界中的政體，也是邁向民主政治的過渡政體。Dahl 亦認為為了達到以上的目標，必須符合下述的幾項要件，包括：

1. 選舉產生的官員。
2. 自由民主的選舉。
3. 表達意見的自由。
4. 接觸各種不同來源的訊息。
5. 社團的自主性。
6. 包容性的公民身分。

上述的內容是民主政治的原則，也是民主政治的理想面，儘管在實際上某些國家被歸類為民主國家，然而他們仍然很難達到完全民主的理想。此外，許多學者認為多元政治主義並沒有關心到女性在統治階級當中，長期為靜默的一群，在他們的論述中，女性被設定成支持者、投票者、或是政治保守者、冷漠者，將男性佔據至政治權力的事實正當化，形成：男性即是統治者、即是菁英的現象。

由 Pamela Paxton 所著作的《性別與民主化》(Gender and Democratization) ⁷當中將

⁶ 前者指的是政治體系的自由化，以使競爭者有自由公平的競爭機會；而後者是指政治體系中的每一個永久居住且手法的成年人都被賦予政治參與的權利。

⁷ Pamela Paxton, "Gende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ristian W. Haerpfer eds,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5-155.

「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依照其參與程度與層次劃分成三個階段：「正式的代表性」（formal representation）、「書面上的代表性」（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實質上的代表性」（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正式的代表性」，簡單的來說，就是最基本的參與政治的權利必須平等，不因性別而有所偏頗。而要達到此程度的平等，首要之為就是打破女性參政的藩籬—女性必須擁有投票權以及參與政府運作的權利。然而，在有些國家儘管婦女已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在政策決策的位置上，能夠當選的女性候選人仍屬於少數，也就是說，男性和女性擁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政治發展上並不一定會自動走向有相等的政治參與人數。

有鑑於此，倡導女性主義理念的擁護者便提出不僅要擁有「正式的代表性」外，還要在「書面上的代表性」擁有平等的結果。「書面上的代表性」，也是進入到第二種層次的政治參與階段，最直接的連結就是在於「代表人數—人口組成」之間。不同的政治屬性群體—不同的性別、種族、族群等—在立法機構必須要有其相同比例的代表，為其發聲、爭取權利。舉例來說，如果一國之女性人口佔總人口的一半，其立法機構的席數也應該有一半的女性席數。對於此種代表性，在女性參政方面能最快達到席數增加的方法，就是透過「選舉法」及「名額保障」的方式作席數增加。但 Anne Phillips 則是認為「書面上的代表性」裡的缺失在於，先前由男性主導的社會環境當中，女性不論是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都位於劣勢，不易取得相關的資源，當有機會能為自己爭取利益時，卻不知道從何取回。⁸

最後一個層次是在於當女性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後，也在席數上獲得平等的代表性後，實際上還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女性代表是否能充分的代表女性？著名的政治學家 Hanna Fenichel Pitkin 曾說：「『代表她們』並不一定是『為她們而作』。」這也是第三種層次的政治代表性「實質的代表性」—是否能致力於為自己所屬團體爭取權利。對於婦女參政而言，就是進入立法機構的女性代表是否能支持、倡議女性議題。

⁸ Anne Phillips, *The Politics of Presence: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Ethnicity and R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本研究將藉由 Paxton 對於女性參政的研究架構套用於俄羅斯此案例，以期望能透過此三種不同層次的政治參與程度，探討俄羅斯女性參與政治的情況。也因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強調在「國家杜馬」，所以將特別著重女性代表在國家杜馬的表現，不僅會討論到席數的變化之外，也將特別關注於她們在國家杜馬所屬委員會的表現及其對女性議題的關心程度作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此研究方法是藉由科學方法蒐集歷史資料，經客觀分析、評鑑後，利用有效且可信的資料研究社會變遷及其規律性。文獻通常為原始文獻（primary source），及第一手的目擊描述或實況紀錄，通常尚未經過有意識地的處理或加工；二次文獻（secondary source）直接紀錄事件經過、研究成果、新知識技術的專著、論文和調查報告等。本研究蒐集之文獻大多屬一次及二次文獻。作者將以官方網站所提供的統計數據及所公布的公開消息、國際組織之研究報告與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為基礎，對俄羅斯婦女政治參與情形進行分析與研究。

第四節 文獻回顧

長期以來，「女性研究」文獻當中，關於「女性參政」的議題一直缺乏有系統的研究。再加上俄羅斯婦女參政的情況逐年不活躍，對此議題屬於較不熱門的研究。藉由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將整理出女性參政的相關研究、俄羅斯國家杜馬制度變革研究，以及目前俄羅斯女性參政研究之：

一、女性參政的相關研究

政治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認為公民參與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是一種滿足，認為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參與是政治進步的表徵。⁹對於「政治參與」的概念在早期相關的研究主要侷限於個人的動機和需求上，Harold Dwight Lasswell 列出八個促成公民政治參與的要素，包含：權力、財富、福利、技能、啟蒙理性、感情滿足、道德正義，受人尊敬。Lester W. Milbrath 和 M. L. Goel 兩位則是提出四個因素，而這些因素會影響人民決定為何及如何涉入政治領域，分別是：近期的刺激、個人的態度與信念及個性特徵、社會化經驗以及大環境的社會系統與政治模式。John H. Booth 和 Mitchell A. Seligson 強調，任何的政治參與的理論都須將「個人行動」（包含動機、需求、目標），以及「外在條件的限制」（資源的有限性，含心理的、認知的，及外在環境的限制）這兩大層面的內容含括在其中。Sidney Verba 與 Norman Nie 提出「標準社經模型」，他們認為能夠掌握的政治權力雖然逐年增加，同時法令也明定人人平等，但是在實際行動上，仍未被公民均等的運作，僅有少部分的人擁有知識、時間、財力和聲望等等資源的公民，才有可能真正參與政治。¹⁰

Pamela Marie Paxton 和 Sheri Kunovich 認為婦女在最高的政治階層當中「低參與率」在「性別分層」（gender stratification）是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先前跨國界的婦女參政研究當中，以三個緣由解釋婦女參政的困難性，包括：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以及意識形態。¹¹而大部分的研究著重於由「社會與政治結構」來檢視女性低參政率的現象，兩位學

⁹轉引自盛杏媛，2008，〈政治參與〉，於陳義彥（主編）《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449。

¹⁰轉引自王名駿，1994，《女性菁英政治參與之分析—以第五屆女性立委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

¹¹ Pamela Paxton and Sheri Kunovich,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Social*

者反而強調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並克服了先前認為較難以量化研究去分析意識形態。此研究將選出的 46 個國家依照地理位置和經濟取向分成五大區塊—西方工業化國家、東歐國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以及亞洲與中東地區國家，以及非洲國家。量化的內容包括：男性比較適合於從事政治活動、男性較適合念大學、男性的工作表現較好、婦女需要生育孩童、如果只能生一個小孩，生男生會比女生好、女性薪資較高將成為問題等七個問題。¹²其中俄羅斯在「男性比較適合從事政治活動」這項指標當中得到 2.77 分，¹³相較所屬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當中，北歐的挪威只有 1.59 和瑞士的 1.67，表示一般的俄羅斯人認為相較於婦女，男性更適合從事政治活動。Paxton 和 Kunovich 透過數據分析去證明性別意識形態深深地影響著一個國家婦女在國家級的立法單位的人數。

Pippa Norris 和 Joni Lovenduski 則是強調女性與政黨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們認為在民主體制下，政黨為了婦女選民的選票，會制定相關政策來滿足她們的需求，但政策本身也會回過頭來影響政黨的意識形態；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當女性想要影響政黨時，她們所採取的策略，也常受到其本身政黨意識形態的影響。¹⁴

二、俄羅斯國家杜馬制度變革研究

Laura Belin 和 Robert W. Ortung 針對於 1995 年的國家杜馬選舉作分析，內容涵蓋當時的選舉過程（從選舉法的訂定到最終結果的宣布）。他們在此本書中檢視了：¹⁵

1. 在轉型成民主化俄國的新遊戲規則和選舉法的爭論
2. 俄國議會選舉中的複雜系統
3. 眾多的政黨仍保有權力以及政黨政治的穩定性
4. 政治獻金和媒體所扮演的角色
5. 對俄羅斯主要政黨選舉原因的延續性和建立新的杜馬
6. 候選人的角色界定，以及他們對於國家政治的重要性

Forces, Vol. 82 (2003), p. 88.

¹² 同註 11，pp. 93-95

¹³ 指標分數越高，則意識形態越負面。

¹⁴ 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 *Political Recruitment :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¹⁵ Laura Belin and Robert W. Ortung, *The Russ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95 : The Battle for the Duma*. (Armonk, N.Y. : M.E. Sharpe, 1997), pp.4-16.

Petra Schleiter 和 Edward Morgan-Jones 則是以時間的排序，從共黨解體後 1993 年第一屆的國家杜馬選舉介紹至 2007 年第五屆的過程和重要事件的陳述，除此之外也比較了葉爾欽和國家杜馬的關係，以及接下來的總統普欽與國家杜馬之間的關係。此篇文章亦提供了國家杜馬立法程序及第三屆至第五屆的法案通過率，¹⁶本研究將會以此為基礎，進而研究當中有關女性議題的法案通過率。

Robert Moser 則是認為女性候選人在單一選區制的制度下有較佳的機會在國家杜馬取得席次的機會，之所以會在政黨名單代表制表現較不佳的原因是政黨不將女性代表的名單順序列為優先順位，Moser 以 1999 年的選舉為例，總共 34 位女性代表當選，其中以單一選區制當選的人數為 20 人，而以政黨名單代表制當選的僅有 14 人，由於政黨名單候選人排序的原因，導致國家杜馬選舉制度改變之後更限制女性代表獲取席次的機會。¹⁷

三、俄羅斯女性參政研究

李鴻儀針對普欽執政時期的俄羅斯婦女地位，文章依照「經濟向、政治向，以及社會向」作討論，文中自蘇聯時期，俄羅斯婦女進入到勞動領域，然而，無論是在蘇聯政體、葉爾欽執政或是普欽執政時期，女性大多進入商業、餐飲業、衛生保健，及教育文化類型的工作領域當中，少有女性從事重工業、建築、交通運輸等部門工作，此外也提到普欽的政治行為，例如：加強中央集權、限縮社會力量等手段，激化父權制國家的運作。而且原本就多男性工作的軍警等強力部門，在普欽當選後更是進入領導階層，更窄化女性進入決策中心的門檻。¹⁸

Anna V. Andrenkova 則是認為俄羅斯女性進入國會的比例遲遲無法提升的原因，不在於選民不將選票投給女性候選人，而是應該探討「黨內提名階段」這個階段女性是否能受到黨內的青睞成為政黨提名名單上的一名成員。也因此 Andrenkova 針對此問題提出三項假設：女性在解體之前是否有累積足夠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資本；不足夠的女性代表是否反映著婦女運動的缺乏和分裂；以及女性對於政治的積極度和興趣是否都低於男

¹⁶ Petra Schleiter and Edward Morgan-Jones, "Russia: the Benefits and Peril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Thomas F. Remington ed,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 Longman, 2004), pp. 50-53.

¹⁷ Robert G. Moser, *Unexpected Outcomes: Electoral Systems,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p. 73-75.

¹⁸ 李鴻儀，2010，《普丁時期俄國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3。

性，¹⁹而作者也提出不同的數據與事實去佐證其假設是否成立。此篇文章對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有絕對的幫助，唯獨此篇文章的研究對象是針對 1993 年及 1995 年國家杜馬的選舉結果做討論，因此，作者欲參考其探討主題及其脈絡，將數據及內容更新，以增加本研究的參考價值。

Linda J. Cook 和 Carol Nechemias 提出俄羅斯女性儘管有優良的教育程度和執照，但是在 90 年代仍是無法輕易地跨越進入政府當局內的鴻溝，也缺乏強而有力的婦女組織及動員，在俄羅斯婦女黨宣布退出國家杜馬選舉後，女性代表就只能分散到政府部門擔任其中的一員，或是成為政黨的備品。兩位作者也闡述儘管在 2003 年和 2007 年的女性代表在數字上雖然較以往為多，但是實際上對女性的利益卻是下降的，主要的因素有：俄羅斯專門制定政策的行政部門當中，對於增加婦女權利的單位是弱化甚至是被解散；學界普遍認為婦女組織的成立和強大是敦促政府部門更正視性別問題的方法，但是現階段俄羅斯的法律條文和限制非政府組織成立，有很大的可能性阻礙了婦女運動的存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俄羅斯的政治體系逐漸的趨向更威權統治。²⁰

Carol Nechemias 認為婦女參與俄羅斯聯邦政府高階層從事政策決策的機會仍是很低，沒有顯著的改善措施出現，公眾對國家要求改革的力量亦是微薄。政黨，不惜打出以女性候選人為號召，作為強調「與妳們同一陣線」的政治策略，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女性投票者的選票，而不是真的要將女性帶入更核心的權力單位當中。²¹

¹⁹ Anna V. Andreenkova,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of Russia and Ukraine,"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41, No.2 (2002), pp.10-16.

²⁰ Linda J. Cook and Carol Nechemias, "Women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in Marilyn Rueschemeyer and Sharon L. Wolchic eds., *Power in Post-Communist Parlia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2-34.

²¹ Carol Nechemias, "Politics in Post-Soviet Russia: Where Are the Women?" *Demokratizatsiya*, Vol.8, No.2 (2000), pp.214-216.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將會分為五個章節。

第壹章為緒論，首先說明本次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途徑與方法，並說明研究探討範圍與限制，最後檢視所收集相關的文獻之信度與效度，並進行文獻回顧，將與本研究問題意識相關的學者們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作系統性的統整。

第貳章在本章將會先將全球依照地理位置的劃分—將劃分成美洲、歐洲、薩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亞洲、阿拉伯地區和太平洋地區，檢視各區域女性參與國會活動的情況。進而探討後共歐洲受到共黨遺緒和選舉制度的影響之下，女性代表在此區域的活動情況。最後則是回到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以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正式的代表性」、「書面上的代表性」、「實質上的代表性」，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參與程度。

第參章則是以「微觀」的角度，先由檢視從第一屆至第六屆國家杜馬中女性代表組成比例趨勢分析後，再深入探歷屆的選舉中之女性代表的組成，內容包括代表的背景研究(年齡、教育程度及當選前的職業等內容)；及女性大表所屬委員會的種類分析。

第肆章將探討的主題為「國家杜馬女性代表之表現與困境」。在此章節會以兩個部分作呈現—首先是正面的層面來肯定女性代表的貢獻，當中包括俄羅斯國家杜馬女性成員在近期所做出的成果—保障婦女權利的法案制定，以及著名的女性代表成員。其次，在以「選舉制度與政黨」及「政治文化」這兩大領域對俄羅斯女性參選國家杜馬代表所帶來的阻礙。

第伍章為結論，總結上述研究發現，歸納出俄羅斯婦女在國家杜馬中政治參與所帶給俄羅斯民主鞏固及社會的影響，並思考進一步可供後續研究的相關課題。

第貳章、國會女性代表表現之比較

十九世紀以來，學者開始將女性地位視作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指標。回顧這一個世紀，女性權力的崛起已成為全世界的趨勢。在政治的領域中，自 1906 年，紐西蘭的女性率先獲得投票權；芬蘭的女性取得被選舉權後開始，這一百年已經有許多個國家有女性擔任首長及閣揆的例子，婦女問題成為國際間廣泛重視的課題，並希望透過獨立組織專門進行研究、探討並研擬解決方案。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漫長的以男性為主宰的歷史時期以後，在近百年來隨著女性參與社會生產勞動，開始了尋求政治參與的活動，並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在當今的社會中，婦女平等地參與政治被視為社會公正、民主和進步的標誌。假如婦女不能全面參與所有方面的進步並分享這些進步的利益，發展就不是可持續的。平等、全面的女性政治參與是衡量婦女地位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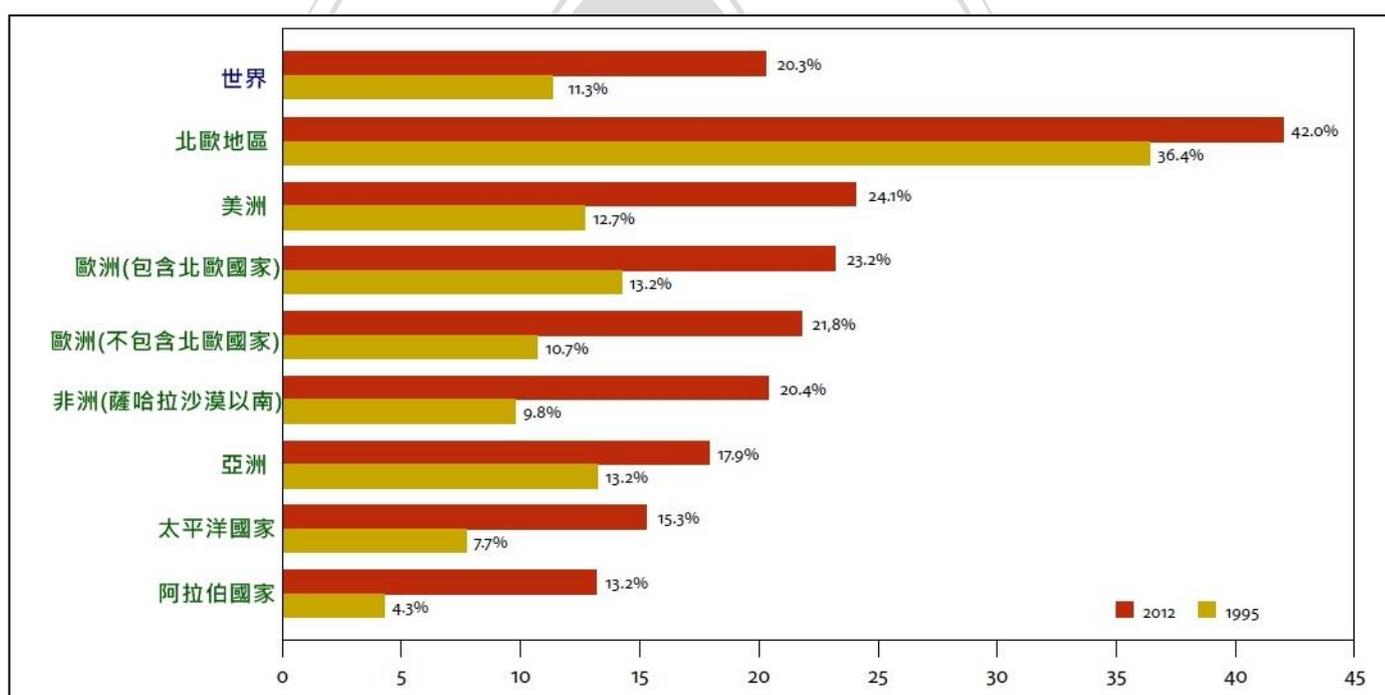
婦女的地位主要是通過婦女的參政、議政表現出來的，所以，從婦女參政、議政的程度就可以看作是婦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標誌。如果婦女不能參與政治或是參與的程度很低，那就可以說婦女尚未獲得應有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就必然影響婦女的經濟地位、文化教育、家庭地位等，也會影響到婦女自身的解放。而且婦女的參政、議政同時也是保障婦女利益所需的必要條件，有利於提高婦女的認知、增強政治意識，真正以主人翁的身分履行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在本章將會先將全球依照地理位置的劃分—將劃分成美洲、歐洲、薩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亞洲、阿拉伯地區、太平洋地區和中華民國，檢視各區域女性參與國會活動的情況。進而探討後共歐洲受到共黨遺緒和選舉制度的影響之下，女性代表在此區域的活動情況。最後則是回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以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參與程度。

第一節、區域國會女性代表表現比較

根據《2012年議會中的女性》(Women in Parliament in 2012)這份研究報告中公布一有34個國家的下議院及17個國家的上議院當中女性議員比例超過百分之三十。相較於2011年,超過30%的國家新加入了阿爾及利亞(31.6%)、墨西哥(下議院:36.8%;上議院:32.8%)、塞內加爾(42.7%)、塞爾維亞(32.4%)、東帝汶(38.5%)。²²此外,仍有約40個國家的下議院女性代表比例不達10%;6個國家的下議院則是完全沒有女性代表,這些國家多集中於阿拉伯國家或太平洋島國,包含—海地、密克羅西尼亞、諾魯共和國、帛琉、沙烏地阿拉伯及萬那杜共和國。²³

圖 2-1 1995 年、2012 年的世界及區域女性國會代表平均席數



資料來源：“Women in Parliament in 2012-The Year in Perspective.”

(<http://www.ipu.org/PDF/publications/WIP2012E.pdf>)

*此數據包含一院制及兩院制的國家,但不包含無法取得數據的國家

²² 2011年女性代表當選率超過30%的下議院共有29個國家,而上議院則共有19個國家。

²³ “Women in Parliament in 2012-The Year in Perspective.” *Inter-Parliament Union*, retrieved 2013/06/30. (<http://www.ipu.org/PDF/publications/WIP2012E.pdf>)

同時，這份報告也依區域分析，該區域內於 2012 年有進行國會選舉的國家當中女性國會代表的現況：

美洲方面，在 2012 年裡有進行國會選舉的國家包括：薩爾瓦多、牙買加、墨西哥以及美國，而此區域的女性代表相較於 2002 年的 16.5% 平均當選率，在 2012 年的 24.1% 取得歷史性的新高。使用混合制的墨西哥，經過二十多年藉由遊說團體向各政黨的遊說，終於在 2008 年通過「在政黨提名名單當中須包含 40% 至 60% 的女性候選人」的這項法律條文，讓墨西哥的女性代表人數能有所成長。在 2012 年 11 月的眾議院選舉當中，一共有 294 位女性候選人獲得提名，最後有 77 位女性當選，所佔比例為 17.7%。美國女眾議員目前致力於改善醫療照顧及就業的問題，希望藉由新聞媒體的曝光和討論，希望吸引更多的女性參與這些議題的提倡。

歐洲的女性代表平均比例為 23.2%，相較於 2002 年的 17.4%，也是呈現成長的趨勢。歐洲國家在過去的十年當中也做出實質性的改善措施，以塞爾維亞和法國為例，這兩個國家都採取「女性保障名額」來提升女性代表在國會的比率。在塞爾維亞在國會選舉法當中規定，在政黨提名名單中每三位候選人必定要有一位為女性，而這樣的措施實施後，塞爾維亞國會有 32.4% 的女性代表；而法國在 2012 年的國會選舉中也體現了十二年來為了增加女性代表比例所修正的選舉法——包含政黨提名名單須含有過半的女性候選人亦降低了女性的資產門檻，讓法國國會的女性比例從 2002 年的 12.3%，一直到 2012 年的 26.9% 逐屆成長。但女性保障名額的功用也不是適用於任何國家，在亞美尼亞雖欲藉由保障名額增加女性的參與率，但是社會對女性參政的期望較低與源自女性自身的動力也較低，使得原預期的國會女性代表比率將超過 20%，但實際上只達到 10.7%。

而在薩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此區域選擇使用女性保障名額而維持女性代表保有一定的佔有席數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在 2012 年年末在非洲的平均女性代表比率為 20.4%，比 2002 年的 13.6% 成長了約 7%。但在此區域的國家間的女性代表比例差異甚大，有高達 42.7% 的塞內加爾，也有只佔個位數甚至完全沒有女

性代表的國家存在。塞內加爾於 2012 年的國會選舉是首次體現 2010 年新頒訂的選舉法—無論是全國性或是區域性的選舉候選人男女人數須相等，且排列順序是交叉相間的，再加上政府及民間的女性組織透過培訓課程，大幅度的提升女性候選人的比例和品質。2007 年非洲各國制定的《民主，選舉和治理憲章》剛生效，將作為進一步改變該地區的催化劑。憲章於第 8 條要求締約國採取立法和行政措施，以保障婦女的權利；也在憲章裡的第 29 條充分地積極促使女性參與各級的決策流程和結構的創造。

相較於其他區域，亞洲的成長幅度顯得較為緩慢，從 2002 年的 15.2% 到 2012 年的 17.9% 只成長約 3%。在亞洲國家當中成長幅度最多的是東帝汶的 10.8% 及蒙古的 9.6%，日本反而下降了 3.3%。南韓和緬甸這兩國家分別在 2012 年選出了著名的女性政治人物—朴槿惠及翁山蘇姬。但隨著她們兩位的出現，沒有連帶著在她們所屬國家裡出現女性政治人物大幅度增加的情況發生。而有明顯成長的東帝汶，在 2012 年的選舉當中女性佔有 38.5% 的席數，也是依照「每三位候選人當中須有一位女性候選人」這樣的原則使得能有高的佔有席數。

阿拉伯地區的國家在十年前的女性代表平均只佔 5.7%，到了 2012 年所佔比例成長至 13.2%。在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這兩個國家的議會，女性代表的席位數是增加的—阿爾及利亞的選舉結果超越了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女性代表當選率達到 31.6%。憲法所要求的配額制是依照選區的大小設置婦女候選人的最低數量，且若政黨未能提出相當數量的女性候選人，政黨名單將被取消提名，也讓阿爾及利亞政治成為第一個擁有政黨名單當中的提名候選人皆為女性候選人情況發生的國家。儘管教令禁止提名女性候選人，但也有 7500 名婦女參與了選舉。這不僅讓阿爾及利亞擁有高比例的女性代表外，突尼斯 (26.7%) 和伊拉克 (25.2%)，也有不錯的表現。而同位於該區域的埃及，在女性代表的比例上一直維持較低的當選率，以 2011 年的下議院選舉來說僅有 2% 的女性代表。

而太平洋地區，此區域的各個國家女性代表成長幅度不大—2002 年是 15.2%，而 2012 年為 15.3%，且若將紐西蘭(32.4%)及澳大利亞(下議院為 24%；上議院為 38.2%)這兩個國家排除在計算範圍外，此區域的平均女性代表比例僅有 3%。在 2012 年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國會當中，首次有女性當選代表，而這三位女性代表未藉由保障名額而當選，亦能成為女性突破政治限制的困境的證據。萬那杜共和國在 2012 年的選舉當中，未有女性獲得席次。

最後是中華民國的部分，由於我國有保障婦女參政的體制性傳統，自 1990 年中期後，憲法增修條文、地方制度法及主要政黨內規對保障女性參政均有進一步之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不分區立法委員，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 1/2」之修正，對提高女性立法委員代表的比例有體制助益。以近次選舉為例，2012 年女性立法委員 113 席當中當選 38 名比例達 33.63%，較 2008 年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30.09% 高出 3.54%，顯示女性在政治參與的機會逐年增加。²⁴

2012 年 10 月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DP) 公布了最新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GII 指標」取代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 1995 年開發出的兩項指數—「性別相關發展指數」(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GDI) 和「性別賦權指數」(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取代的原因是因為先前使用的這兩個指數對先進國家有利，但屢受批評。到了 2010 年又創編出「GII 指數」，而它的計算跟一國的發展成就無關，只衡量各國的性別成就現況和平等基準的落差，且這些數據都是聯合國各國皆能提供的數據資料。²⁵此指標衡量兩性在「生育健康」、「賦權」和「勞動市場」三個面向因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發展損失。而這三個面向又共包含五個指標：「孕婦死亡比例」、「未成年(15-19 歲)生育率」、「國會議員女性代表比例」、「25 歲以上受過中等教育以上人口比例」及「勞動參與率」。這五項指標當中的「國會議員女性代表比

²⁴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www.gec.gov.tw/News_Content.aspx?n=4F80950EF52341B3&sms=4ABB9A64AF5D421F&s=D60998CD1E103897(檢索日期：2013/9/16)

²⁵ 張淑伶，2013，〈台灣性別平等世界第四強的背後〉，《全球中央》，No.31，頁 54-55。

率」與本論文較為相關，因此，便特別採取此項指標的數據並多做陳述。

GII 值介於 0-1 之間，「0」代表非常平等；而「1」代表完全不平等。表 2-1 為 2012 年 GII 值的數據和排名，以及國會議員女性代表比例和排名，調查國家數共 189 國，²⁶而表格的內容，其中包含的項目有：前十名國家、後十名國家，及本論文探討的國家—俄羅斯。前十名的國家以「北歐」國家為最多，共有六個國家；後十名的國家當中，除了沙烏地阿拉伯、阿富汗和葉門之外，其他七國皆位於非洲，俄羅斯位於第 51 名，GII 值為 0.312。而對於「國會女性代表比例排名」當中，俄羅斯在 182 個國家當中位於第 96 名，在女性成就現況、平等基準的落差，以及國會女性代表比例這幾項調查當中，仍有努力改善的空間。



²⁶ 調查國家為 189 國，但有 52 個國家未提供數據，因此不加入排名。

表 2-1 GII 值與國會女性代表比例排名

| GII 排名 | 國家名稱 | GII 值 | 國會女性代表比例排名 | 國家名稱 | 參與比例 |
|-----------|--------------|--------------|------------|--------------|--------------|
| 1 | 荷蘭 | 0.045 | 1 | 盧安達 | 56.3% |
| 2 | 瑞典 | 0.055 | 2 | 安道爾 | 50.0% |
| 3 | 瑞士 | 0.057 | 3 | 古巴 | 48.9% |
| 4 | 丹麥 | 0.057 | 4 | 瑞典 | 44.7% |
| 5 | 挪威 | 0.065 | 5 | 塞席爾 | 43.8% |
| 6 | 德國 | 0.075 | 6 | 塞內加爾 | 42.7% |
| 7 | 芬蘭 | 0.075 | 7 | 芬蘭 | 42.5% |
| 8 | 斯洛維尼亞 | 0.080 | 8 | 南非 | 42.3% |
| 9 | 法國 | 0.083 | 9 | 尼加拉瓜 | 40.2% |
| 10 | 冰島 | 0.089 | 10 | 冰島 | 39.7% |
| 51 | 俄羅斯聯邦 | 0.312 | 96 | 俄羅斯聯邦 | 13.6% |
| 128 | 茅利塔尼亞 | 0.643 | 173 | 貝里斯 | 3.1% |
| 129 | 獅子山共和國 | 0.643 | 174 | 伊朗 | 3.1% |
| 130 | 馬利共和國 | 0.649 | 175 | 黎巴嫩 | 3.1% |
| 131 | 中非共和國 | 0.654 | 176 | 科摩羅 | 3.0% |
| 132 | 賴比瑞亞 | 0.658 | 177 | 馬紹爾群島 | 3.0% |
| 133 | 剛果民主共和國 | 0.681 | 178 | 巴布亞紐幾內亞 | 2.7% |
| 134 | 沙烏地阿拉伯 | 0.682 | 179 | 埃及 | 2.0% |
| 135 | 尼日爾 | 0.707 | 180 | 所羅門群島 | 2.0% |
| 136 | 阿富汗斯坦 | 0.712 | 181 | 阿曼 | 1.2% |
| 137 | 葉門 | 0.747 | 182 | 葉門 | 0.3% |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網站：<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gii/>

第二節、後共歐洲國會女性代表比較

後共歐洲地區（Post-communist Europe）的政治發展多多少少都受到共黨遺緒（legacy）的影響，但隨著共產政權的解體，每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大相逕庭，有些仍保留共黨的色彩，形成一黨獨大的情況；有些則是吸取西歐國家的民主經驗，已成功轉型成為民主國家。Matland 引用 2002 年國際國會聯盟所公布的第 23 期《報告與資料》（*Reports and Documents*）當中之兩項數據—女性代表比例及從瓦解後的第一次民選國會代表至最近期的選舉之間女性代表組成比例的變化，將後共歐洲共 18 個國家依照四個象限做分類，其結果為表 2-2。²⁷

表 2-2 後共歐洲女性國會代表：比例與組成比例的改變

| 女性代表 組成比例 變化程度 | 0-5% | 5-10% | 10-15% | 15-20% | >20% |
|----------------------|-----------|------------------------------------|--|----------|-----------------------|
| 增加 10% 以上 | I | | II | 愛沙尼亞(PR) | 保加利亞(PR) 克羅埃西亞(PR) |
| 增加 5.1%-10% | | 摩爾多瓦(PR) | 羅馬尼亞(PR) | 捷克(PR) | 波蘭(PR) |
| 增加 2.6%-5.0% | IV |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PR) 馬其頓(MMP) | III | | |
| 增加 0.1%-2.5% | 烏克蘭(MMP) | 匈牙利(MMP) 阿爾巴尼亞(MMP) 喬治亞(MMP) | 立陶宛(MMP) 斯洛維尼亞(Semi-PR) 斯洛伐克(PR) | 拉脫維亞(PR) | |
| 比例減少 | | 俄羅斯(MMP) | | | |

資料來源：Inter-Parliament Union, “Reports and Documents,” No.23.

*註：PR：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MMP：混合制；Semi-PR：斯洛維尼亞雖官方選舉方式為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但是實際操作方式則為單一選區制。

²⁷ Richard E. Matland,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Richard E. Matland, and Kathleen A. Montgomery eds., *Women’s Access to Political Power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21-324.

「第一象限」代表著雖然擁有高的變化程度，但是國會當中的女性代表所佔比例非常低，且代表國家也只有摩爾多瓦一個國家。

「第二象限」可稱作是轉型成功的案例—不僅女性代表人數有顯著性的成長外，在國會當中的女性人數也佔有 10% 以上的席次。而在這些國家當中，其政治制度、政治議程，以及政治動員的程度對於女性參政有較高的吸引力。在政治制度方面，此象限全部的國家皆採用對女性代表參與選舉有利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此外，這些國家也強烈地表現出模仿西方民主的意圖，積極地與西歐國家的政黨結盟為「姊妹黨」，並學習西歐國家政黨的制度，希望藉由這樣的模仿中，幫助這些後共歐洲國家能夠發展出明確的政黨制度，也希望能夠藉此激發出女性參政的意願和動機，並維持一個適合女性參政政治制度及管道。

被歸納於「第三象限」的國家，在此象限內的國家，在開放民選國會代表後，女性代表就取得較高的代表比例，但是在後續的選舉當中，成長幅度卻不再增加，或是以較低的幅度增加，需藉由選舉制度的改變或是修訂選舉法規才有可能提高女性代表當選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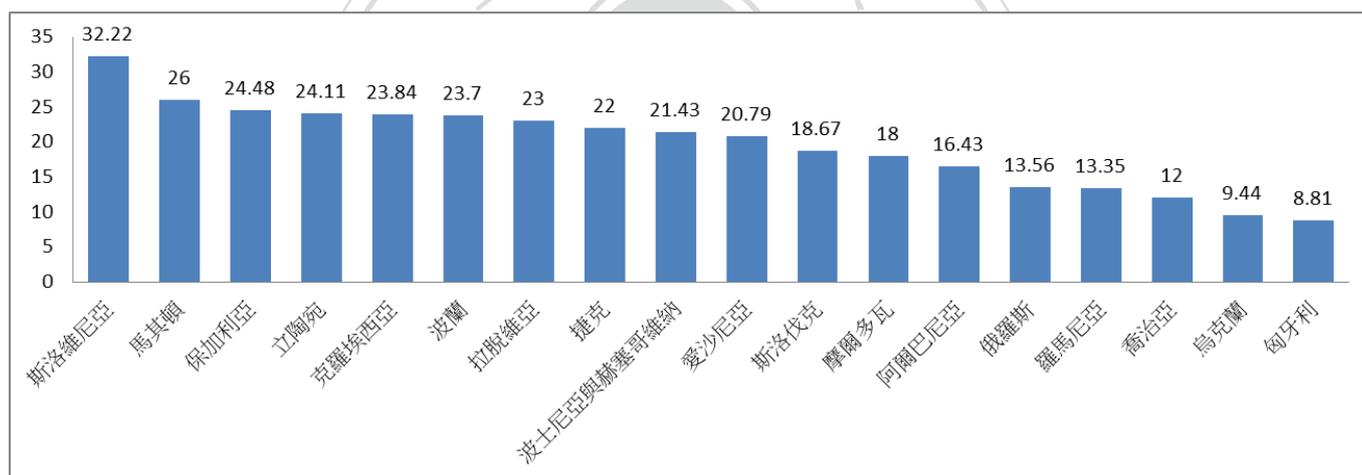
而最後的第四象限當中的國家對於女性代表的意義則是為代表比例偏低，且長時間的成長幅度沒有變化太大，甚至有減少的現象，代表的國家有：烏克蘭、俄羅斯、匈牙利等國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女性沒有太多的管道能夠進入政治圈中，也沒有積極地去改善這樣的缺失。被歸納為此象限的國家又能化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以烏克蘭和俄羅斯為代表，這兩個國家在共產解體之後，原先希望能夠效法西方國家，走向擁有穩定的政黨及民主的政治機制，但是在解體後的二十多年來，由於它們的政治被掌握在部分權力人士手中，再加上政黨政治也非民主國家所認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單由一黨獨大，因此這樣的政治只稱的「部分地」轉型成為民主化國家。由於長時間將女性排除在政治權力核心外，所以這樣的政治環境對於女性候選人是較不友善的。²⁸而另一部分的國家—例如：

²⁸ Herbert Kitschel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Vol. 11 (1995), pp. 451-452.

馬其頓或是匈牙利等國，他們的特性是政治體制雖已發展純熟，但是女性代表人數仍處於少數。此外這些國家的女性無法有效的利用動員的方式，讓政黨替她們爭取改善女性代表比例偏少的情況。

作者延續 Matland 所採用的十八個國家作為探討的國家樣本，並藉由國際國會聯盟所提供的數據，整理出這十八國在最近一次的國會選舉，女性代表所佔比例和現今後共歐洲各國所採用的選舉制度。圖 2-2 便是後共歐洲十八個國家當中，女性代表所佔比例由高至低所排列；而表 2-3 則是各國女性代表所佔比例及所採用的選舉制度及是否有婦女保障名額。

圖 2-2 後共歐洲國家女性代表所佔比例排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Inter-Parliament Union Parline Database on National Parliaments (<http://www.ipu.org/parline-e/parlinesearch.asp>)

其中以斯洛維尼亞國會當中的女性議員席次所佔比例最高—90 席當中擁有 29 席，占了 32.22%。而女性代表所佔比例最少的是匈牙利—386 席僅占 34 席，所佔比例為 8.81%。

表 2-3 後共歐洲國家女性代表比例及選舉制度、婦女保障名額

| 國家 | 女性代表比例 | 選舉制度 | 婦女保障名額 | 國家 | 女性代表比例 | 選舉制度 | 婦女保障名額 |
|------------|--------|-----------|--------|-------|--------|-----------|--------|
| 斯洛維尼亞 | 32.22%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愛沙尼亞 | 20.79%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否 |
| 馬其頓 | 26%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斯洛伐克 | 18.67%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 保加利亞 | 24.48% | 混合制 | 否 | 摩爾多瓦 | 18%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否 |
| 立陶宛 | 24.11% | 混合制 | 是 | 阿爾巴尼亞 | 16.43%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 克羅埃西亞 | 23.84%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俄羅斯 | 13.56%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否 |
| 波蘭 | 23.7%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羅馬尼亞 | 13.35% | 混合制 | 是 |
| 拉脫維亞 | 23%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否 | 喬治亞 | 12% | 混合制 | 否 |
| 捷克 | 22%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烏克蘭 | 9.44% | 混合制 | 否 |
|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 21.43%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 是 | 匈牙利 | 8.81% | 混合制 | 是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 Inter-Parliament Union Parline Database on National Parliaments (<http://www.ipu.org/parline-e/parlinesearch.asp>)
 2. “Women in Parliament- The Year in Perspective” (從 2009 年至 2012 年)

影響後共歐洲地區的民眾對於「女性參與政治」和「接受女性擔任政治領導人」這樣的想法，莫過於受到了「共黨遺緒」的影響。為了實踐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思想及加快工業化的腳步，蘇聯政府鼓勵婦女進入職場，也制定出適合女性的法案，使蘇聯地區的女性可以完美的扮演著勞動者和母親的角色。²⁹且也有學者認為「共黨遺緒」對婦女也有能力參與政府的管理有正面的影響。

但是相反的，馬克斯列寧的思想隨著共黨的解體帶來了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不穩定，也解除了女性保障名額，使得前蘇聯國家各國國會的女性代表人數戲劇性的遽降。雖然共黨政權瓦解，但也有學者認為各國國會仍參考並延續蘇維埃時期對性別平等的思想，讓女性代表仍可以在各國國會當中擁有一定的數量。³⁰



²⁹ Susan Gal and Gail Kligman, “After Socialism” in Susan Gal and Gail Kligman eds, *The Politics of Gender After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

³⁰ Yvonne Galligan and Sara Clavero, “Prospects for Women’s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in Post-socialist Europe.” *Gender and Society*, *Gender and Society*, Vol.2, No.22 (2008), pp.151-152.

第三節、俄羅斯女性政治參與程度

這節將回歸到 Pamela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依照其參與程度與層次劃分成三個階段：「正式的代表性」、「書面上的代表性」、「實質上的代表性」。作者藉由 Paxton 的劃分層次當作主要架構，分別去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議員的參與程度。

首先是第一個層次—「正式的代表性」，簡單來說，「讓一個國家當中的女性擁有與男性同等的投票權」—是主張婦女參政權人士最重要目標。因為投票權有重要象徵性的意義，而它卻是在受教權、工作權、人權等權利都獲得之後才獲得的權利，但也是女性具有完整公民權的象徵。³¹英美主張婦女參政權的活動於 19 世紀晚期如火如荼進行，但在西洋國家中，婦女最先享有投票權的不是英、美、法，而是紐西蘭，於 1893 年賦予女性投票權，澳大利亞婦女也在 1902 年擁有選舉權，但當地的原住民婦女除外。接著芬蘭、挪威、丹麥婦女分別在 1906 年、1913 年和 1915 年也享有了選舉權。接著就是 1917 年，前蘇俄婦女獲得了選舉權，英國女性一直到 1918 年才獲得投票權。許多國家給予婦女投票權，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有人認為是為了讓女性在戰爭期間的貢獻表示認可以及參戰雙方對戰爭正當性的自我宣傳所造成的影響。

對於俄羅斯而言，賦予婦女投票權可以回溯至蘇聯時期。當歐美國家的女性正替自己爭取投票權時，俄羅斯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之下，其中的意識形態之改變裡—「讓婦女有同等於男性的權利」，是新蘇維埃的中心思想當中重要的一環，也對婦女的權利提升有相當的進程。此外，「對婦女的權利提升」這樣的觀念，無疑地幫助蘇維埃聯邦政府在合法的保障婦女的權利，以及保障婦女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當中有平等的地位上，在時間點上取得先鋒的位置。也因為如此，俄國當時的婦女有更多的權利去接受教育也提升了就業的成就。³²

³¹ Diane W. Franklin and Joan L. Sweeney, "Women and Corporate Power," in Ellen Boneparth and Emily Stoper eds, *Women, Power, and Policy: Toward the Year 2000*.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8), p.49.

³² Carol Nechemias, "Women's Participation: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in Wilma Rule and Norma C. Noonan eds, *Russian women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6), p.16.

蘇維埃政府在 1936 年在史達林制定的憲法當中明定最高蘇維埃(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為人民直選之國家立法機構。1937 年，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女性代表席次占 16.5%；二次大戰期間最高蘇維埃女性代表比例略微成長，至 1950 年代達到 20%。而赫魯雪夫時期的國家政策有效提高女性參政的比例，在 1959 年達到 27%。到了 1984 年戈巴契夫上台之前，最高蘇維埃的女性比例增加到 33%。³³

然而，在蘇聯儘管賦予婦女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在政策決策的位置上，能夠當選的女性候選人仍屬於少數，也就是說，男性和女性擁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政治發展上並不一定會自動走向有相等的政治參與人數。若要解決此問題的最佳方法便是透過「選舉法」及「名額保障」的方式以達到席數增加。

因此，蘇維埃採同額競選(non-competitive election)來操作席數的數字，且候選人的提名過程由共產黨運作並操控。地方黨部在提名候選人之際，預先將當地和蘇聯社會之人口組成列入考慮，所遴選的候選人背景須符合社會階層、性別、年齡及種族等人口組成的比例。例如：是該地區人口組成的情況決定應提名多少工人、集體農場工人和女性擔任候選人。由於同額競選就是「提名即當選」的特質，女性僅成為一項需填滿的選舉指標。蘇維埃婦女代表之象徵性大於其實質意義。³⁴

而蘇聯的「同額競選」此作法正是為了達到所謂的「書面上的代表性」，也是進入到第二種層次的政治參與階段——最直接的連結就是在於「代表人數—人口組成」之間。不同的政治屬性群體——不同的性別、種族、族群等——在立法機構必須要有其相同比例的代表，為其發聲、爭取權利。

但隨著蘇聯瓦解後，共黨政權對性別平等的承諾一起被打破。過去在選舉當中設有的女性代表保障名額，使得最高蘇維埃的女性代表比例平均皆可達到 30% 左右。到了共黨執政的後期，官方重新設計定額制度，導致 1989 年的最高蘇維埃選舉的女性代表比例明顯降低至 15.7%，而 1991 年政府完全廢除定額制，女性代表比例

³³ Hilary Pilkington, "Behind the Mask of Soviet Unity: Realities of Women's Lives," in Chris Corrin ed, *Superwomen and the Double Burden: Women's Experience of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ronto: Second Story Press, 1992), p.215.

³⁴ 李鴻儀，2010，《普丁時期俄國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0。

持續下降。1993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首次民選當中，女性的比例佔 13.5%。³⁵在 2005 年 5 月 18 日在擔任總統職位的普欽倡議之下，他將國內一些不合時宜或是組織結構不完整的政黨淘汰，精簡政黨數量後以達到強化政黨體制的發展，因此，他在選舉制度取消了單一選區制，國家杜馬的 450 席全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出。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之下，政黨有較高的意願提名不同類型與不同選民基礎的候選人，已拓寬其訴求以及吸引更多不同來源的選民，因此婦女也因此擁有較多的機會被提名出線。³⁶也因為如此，從第一屆至第三屆逐漸下降的女性杜馬代表比例得到轉圜的機會。但相較於俄羅斯男女人口比例為 1：1.15³⁷，如果照「書面上的代表性」預期達到的各個不同的政治屬性群體都應該依照其所占比例而在國會中分配席次，以俄羅斯的國家杜馬來說，女性代表的比例還是不足夠的。

最後一個層次是在於當女性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後，也在席數上獲得平等的代表性後，實際上還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女性代表是否能充分的代表女性？這也是第三種層次的政治代表性「實質的代表性」——是否能致力於為自己所屬團體爭取權利。對於婦女參政而言，就是進入立法機構的女性代表是否能支持、倡議女性議題。

國家杜馬當中的委員會成員皆是以當屆的國家杜馬代表所組成，依照專業領域的不同，各個代表可以依循自己的專業或是喜好選擇隸屬的委員會加入。以第六屆的國家杜馬來說，在編制下的委員會共有三十個，但只有一個「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是最直接與提倡女性議題及法案有關的單位。雖然如此，女性代表們還是極力地提出對與「社會福利」有關，包括：就業率、生育以及家庭的政策等，但與如預算、國防、能源、外交等相關的法案相較來說，與婦女有關的提案數量明顯的較少。再者，女性代表在面臨所屬政黨的意見和婦女利益出現衝突時，做出的決策出現了分歧，有部分的人認為她們加入了政黨就應該遵從黨的指令，但有些同黨代

³⁵ 李鴻儀，2010，《普丁時期俄國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4。

³⁶ 楊婉瑩，2000，〈選舉制度對婦女參政影響之評估〉，《理論與政策》，第十四卷第四期，頁 76。

³⁷ 在 2010 年由俄羅斯聯邦統計局所作的人口普查(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10 Года)當中俄羅斯男性人口為 66,457,074 人，而女性人口為 76,979,071 人。

表就認為仍要維護婦女的利益，不惜做出與黨所指示相反的決策，在「政黨利益」和「個人使命」這兩者之間的拉鋸戰也是值得研究的議題。針對於俄羅斯國家杜馬所屬委員會及近期所制定與婦女有關的法案內容，會在後面的篇幅當中有詳盡的介紹。



第四節、小結

在 2012 年的統計當中，全球的女性國會代表代表率為 20.3%，有些國家因為藉由女性保障名額這項制度大幅度的提升女性代表於國會當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也仍有約 40 個國家的下議院女性代表比例不達 10%；甚至有 6 個國家的下議院則是完全沒有女性代表於其中。從數量上的懸殊，也不免看出各個區域的民眾對於女性參與政治、女性進入國會的想法、政府是否有作出改善的動作，甚至是女性發自於自己內心想參與政治的想法都是大相逕庭的。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公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它的計算跟一國的發展成就無關，只衡量各國的性別成就現況和平等基準的落差，此指標在於衡量兩性在「生育健康」、「賦權」和「勞動市場」三個面向因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發展損失。而俄羅斯在女性成就現況、平等基準的落差，以及國會女性代表比例這幾項調查當中，相較於北歐及歐洲等較注重女性權利的國家，仍有努力改善的空間。

後共歐洲地區在共黨解體後的政治發展多多少少都受到共黨遺緒 (legacy) 的影響，但每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大相逕庭，有些仍保留共黨的色彩，形成一黨獨大的情況；有些則是吸取西歐國家的民主經驗，已成功轉型成為民主國家。第二節引用 Matland 對於後共歐洲的十八個國家共黨瓦解後的第一次民選國會代表至最近期的選舉之間女性代表組成比例的變化，並將其結果歸納於四個象限內，解釋後共歐洲國家女性代表在其國家的國會表現狀況及成長幅度。

作者延續 Matland 所採用的十八個國家作為探討的國家樣本，並藉由國際國會聯盟所提供的數據，整理出這十八國在最近一期的國會選舉當中，女性代表所佔比例、現今這些後共歐洲各國所採用的選舉制度，以及是否採用女性保障名額制度，並以表 2-3 呈現。

最後第三小節的部分，則是回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以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參與程度。以俄羅斯而言，蘇維埃政府率先賦予婦女「正式的代表性」一便是讓婦女有同等於男性的權利，以保

障婦女基本的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當中擁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在「書面上的代表性」及「實質上的代表性」這兩部分，分別因為國家杜馬內的女性代表人數仍和俄羅斯女性人口不成比例，尚未達到書面上代表性的目標—在立法機構裡不同性質的團體必須要有其相同比例的代表，為其發聲、爭取權利；及在國家杜馬當中負責提倡婦女權利的單位和與婦女相關的法案提案數量、通過數量相較於其他議題的數量偏少，因此，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雖有做到替女性發聲的工作，但是事實的結果，是女性議員更需要積極性的替廣大的俄羅斯女性制定出對她們有益與利的相關法案。

在概論性的談論女性代表的活動情況後，本論文將會在接下來的第三章以「微觀」的角度檢視第一屆至第六屆國家杜馬的發展情形，以及當中歷屆女性代表的背景資料—包含學歷、從事職業等內容作為探討主題，希望藉由「宏觀」與「微觀」不同層次的角度，全面性的探討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

第參章、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組成之分析

在第貳章當中以概括性的敘述區域、後共地區，及俄羅斯當今國會當中，女性國會代表的狀況。而在這章節裡將會以「微觀」的角度來深入研究本論文的探討對象—俄羅斯國家杜馬。

從 1993 年至 2011 年共舉行了六屆國家杜馬選舉，第一節及第二節將會順著時間脈絡，分別回顧「第一屆至第五屆」和「第六屆」的選舉過程、選舉結果、選舉制度的改變，以及女性代表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包含歷屆獲得的席次數，及歷屆在國家杜馬裡擔任重要職位的女性代表等。

而第三節則是探討「歷屆女性代表背景研究」，在這部分會探討這些當選的女性代表她們的年齡及教育程度與當選前從事職業，並以統計表格進行比較，觀察其特性及女性參政的各屆變化趨向。希望可以從中歸納出這些女性代表當中的共同性，並檢視在需具備哪些條件才能夠幫助其當選。

由於委員會在國家杜馬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立法的過程當中更是發揮它功用的最佳時機。因此，在第四節當中將會探討女性代表對於「所屬委員會」的選擇將會有哪些偏好？而那些因素又會影響著她們所做的選擇？

第一節、第一屆至第五屆杜馬與女性代表

在這一節當中，在於介紹歷屆的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以了解女性代表在不論是選舉過程或是選舉結果裡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作者將會從 1993 年第一屆開始至 2007 年第五屆逐屆作簡單說明。

一、1993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

此屆為俄羅斯在 1991 年從蘇維埃共產政體瓦解後，首次由人民選出國家立法機關當中的代表。在這個階段的俄羅斯政黨體系，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政黨的數目眾多，而且在這些政黨或是政治團體運動當中，較具影響力的都是從蘇聯共產黨分化出來的，但因為政黨活動沒有完全受到法律的規範，所以政黨的發展情況雜亂無章，而且多有街頭示威、暴動等對政府施展壓力的活動產生。³⁸

此屆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於 1993 年 12 月 12 日舉行投票，且本次選舉制度採用混合制，在選舉結果當中，共有八個政黨於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中得以跨越門檻來分享國會席次。³⁹在單一選區制的部分，最大的勝利者是個選區中的獨立候選人，一共有一百四十六位當選；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部分以由 Владимир Вольфович Жириновский 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 (Либер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表現最亮眼，一共獲得五十九個席次。⁴⁰

而在女性代表方面，共有 61 位女性代表進入國家杜馬，佔全體名額的 13%。其中以俄羅斯婦女黨獲得最多的席數共有 22 席，其次是無黨籍的 9 席。此外，俄羅斯婦女黨的 Алевт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Федулова 更是擔任了此屆國家杜馬的副主席、還有擔任婦女、青年與家庭委員會主席的 Гал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Климантова、教育、文化與

³⁸ 郭武平，1999，《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頁 36。

³⁹ 其政黨名稱及獲得席次如下：自由民主黨(59 席)、俄羅斯選擇(40 席)、俄羅斯共產黨(32 席)、俄羅斯婦女黨(21 席)、俄羅斯農業黨(21 席)、亞博盧民主黨(20 席)、俄羅斯統一與和諧黨(18 席)，及俄羅斯民主黨(14 席)。(資料來源：The Levada Center Moscow http://www.russiavotes.org/duma/duma_elections_93-03.php)

⁴⁰ 洪國禎，2005，《俄羅斯政黨與選舉：以 2003-2004 選舉週期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9。

科學委員會主席的 Любовь Петровна Рожкова，和衛生委員會主席 Бэл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Денисенко，她們都是在第一屆國家杜馬裡擔任重要職位的女性代表。

二、1995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

1995 年在選舉制度上大致沿用 93 年的制度並沒做大幅度的更動。選舉法規變得更清楚且簡化，也增加了選舉過程的透明度，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政黨及候選人參與選舉，就此而言，對俄羅斯的民主發展是正面的發展情勢。在正式選舉之前的初選更是為最後一輪的投票帶來公平性與代表性。⁴¹

此屆國家杜馬選舉於 1995 年 12 月 17 日舉行投票。此次選舉結果當中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左派的席次大幅度增加，而中間派和右派的席次則相對減少。此現象從獲得的席次數量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俄羅斯共產黨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和單一選區制兩者所獲得的席次共計 157 席佔了整個杜馬的 34.9%、我們的家俄羅斯獲得 55 席、自由民主黨則為 51 席，以及亞博盧民主黨一共獲得 45 席，此四者乃為這次選舉中唯一跨越百分之五門檻的政黨。加上由於改革派的改革失敗，以至於以俄羅斯共產黨為首的反對派拉攏其盟友如農業黨，便可以掌握國會的多數。⁴²

此屆女性代表共計 50 位，佔總席次的 11%。所獲席次最多的政黨為俄羅斯共產黨，人數共有 13 位，其次仍是無黨籍的女性代表共 8 席。在第一屆表現亮眼的俄羅斯婦女黨，在第二屆所佔席數大幅度的下降，由於政黨得票率只有 4.6%，不達選舉門檻，因此只靠著單一選區制當選的 3 位代表進入國家杜馬。其中，以俄羅斯共產黨的 Светлана Петровна Горячева 擔任國家杜馬副主席、擔任婦女，家庭和青年委員會主席 Алевти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Апарина，和擔任生態委員會主席的 Тама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Злотникова 位於重要的職位。

⁴¹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he Russia Federation Press Release.” 1995/12/18. OSCEPA, retrieved 2013/06/11.

(<http://www.oscepa.org/election-observation/election-statements/119-statements/1175-russian-federation>)

⁴² 洪國禎，2005，《俄羅斯政黨與選舉：以 2003-2004 選舉週期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3-74。

三、1999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

此次的杜馬選舉仍沿用「混合制」—225 席以單一選區制選出，另一 225 席則是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出。由於當時正面臨第二次車臣戰爭⁴³緊張時期，但選舉仍於 1999 年 12 月 19 日照常舉行，並未受到戰爭影響而停辦選舉，有學者認為車臣戰爭的爆發雖然多多少少影響了選舉的結果，但民眾們卻將注意力從紛亂的國內政治議題轉移到支持政府出兵，減少對執政當局的質疑與不滿。⁴⁴

在這次的杜馬選舉當中雖然俄羅斯共產黨仍是國家杜馬當中取得多數的優勢，共計獲得 113 席，但相較於 1995 年的 157 席明顯的有下降的趨勢。反倒是「團結」聯盟（Единство）及「右翼力量聯盟」（СОЮЗ ПРАВЫХ СИЛ）表現亮眼，分別取得 73 席與 29 席。此次選舉中，中間派和右派勢力興起的原因有兩項：首先，執政者的支持對於中右派的興起有功不可沒的效用，由於「團結」聯盟是克里姆林宮當局所授意成立，而當時的總理普欽因為車臣戰爭勝利而支持度日漸上升，而其又在公眾場合表示以個人身分支持「團結」聯盟，無形地拉抬「團結」聯盟的聲勢。再者，俄羅斯人們已經逐漸從失敗的經濟改革中復原，以致人民又對改革派重拾信心，相較之下，代表傳統勢力的俄羅斯共產黨有日漸西山的趨勢。⁴⁵

第三屆的女性代表共有 35 位，佔總體名額的 7%，為六屆女性代表當中人數最少的一屆。其中又以俄羅斯共產黨的女性代表人數最多為 8 位，其次是「團結」聯盟的 7 位。在這次的選舉當中，前兩屆皆有獲得席次的俄羅斯婦女黨在第三屆的選舉當中不論是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或是單一選區兩者都未獲得席次。重要職位的部分，有「團結」聯盟的 Любовь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Слиска 擔任此屆國家杜馬的第一副主席、右翼力量聯盟的 Ирина Муцуовна Хакамада 擔任國家杜馬的副主席、無黨籍的 Светлана Петровна Горячева 擔任婦女、家庭和青年委員會主席、俄羅斯人民聯盟的 Валент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ивненко 為北方和遠東區域政策委員會主席。

⁴³ 第二次車臣戰爭始於 1999 年 8 月 26 日，起因為車臣分離份子的恐怖炸彈案，最後俄羅斯官方於 2009 年 4 月 16 日宣佈車臣的反恐行動正式結束，並於在這次戰爭中重奪車臣的控制權。

⁴⁴ “International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Russian Federation Election of Deputies to the State Duma.” *OSCEPA Parliamentary Assembly*, retrieved 2013/06/11.

⁴⁵ 胡昊，2000，「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後的政局」，世界縱橫，第 1 期，頁 16-17。

四、2003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

在這次選舉投票之前呼聲最高且民調指數⁴⁶位於前面名次的共有六個政黨，包含了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祖國運動：全民愛國聯盟、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右翼力量聯盟，及亞博盧民主黨。

2003 年 12 月 7 日選舉結果出爐，就某種程度來說，親克里姆林宮的三個政黨，如統一俄羅斯黨、「祖國」聯盟和自由民主黨，在這次的選舉都有不錯的表現；相對地，過去曾經強烈抨擊普欽，甚至不被政府支持的政黨，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右翼力量聯盟以及亞博盧民主黨等，在此屆得票不甚理想。⁴⁷前三者總計獲得 295 個席次，而後三者僅獲得 62 個席次，所佔比例懸殊之大。換言之，在選舉之後的政黨政治局勢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即中間派成了壓倒性的多數，右派勢力被排除在杜馬之外，而左派的勢力也大幅大下降，在俄羅斯的政黨體系格局由不對稱的左、中、右派三極演變成中強左弱的不對稱兩極。⁴⁸

第四屆國家杜馬代表當中共有 46 位女性代表，其中以「統一俄羅斯黨」的人數為最多共計 30 人，其次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 6 人。擔任重要職位的女性代表包括：擔任國家杜馬第一副主席的 Любовь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Слиска、⁴⁹ Наталь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омарова 擔任自然資源和環境委員會主席、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擔任家庭、婦女和青年委員會主席、Валент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ивненко 擔任北方和遠東區域政策委員會主席，以及 Татья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Яковлева 擔任衛生委員會主席，有趣的是，上述的五位擔任重要職位的女性代表都是統一俄羅斯黨的黨員。

⁴⁶ 根據民調中心 VCIMO 在選舉之前連續四個月，對於俄國民眾於國家杜馬選舉所做的政黨偏好之調查，問題為：「如果下星期就是國家杜馬選舉的話，您將投票給以下哪個政黨？(單選)」在最接近選舉日的 2003 年 11 月 16 日所做的調查當中，有 29% 的選民會投給統一俄羅斯黨，依序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23%、自由民主黨 8%、右翼力量聯盟 6%，以及亞博盧民主黨 6%。(資料來源：Russianvotes)

⁴⁷ Michael McFaul and Nikolai Petrov,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5, Issue 3 (2004), p.21.

⁴⁸ 戴隆斌，「俄羅斯杜馬選舉後的政黨政治格局及其影響」，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4 年第一期，頁 99。

⁴⁹ Любовь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Слиска 此任的黨籍從第三屆的「團結」聯盟，轉變成統一俄羅斯黨。

五、2007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

此屆的選舉的選舉制度，於 2005 年 5 月 18 日在時任總統的普欽倡議之下，他宣稱為了將國內一些不合時宜或是組織結構不完整的政黨淘汰，精簡政黨數量後以達到強化政黨體制的發展，因此，《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內容做了重大的改變。內容包括：

1. 選舉制度取消單一選區制，國家杜馬的 450 席全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出。
2. 當選門檻從以往的 5% 改為 7%。簡單來說，政黨如果在選舉中贏得總票數的 7% 方得到分配席次的權利。
3. 在競選期間禁止組成選舉聯盟。由於先前的選舉當中，有許多候選人(尤其是沒有政黨支持的獨立候選人)為了達到最低的當選門檻，所以形成臨時性的組織，以增加當選的機會。為了杜絕這種現象，於是修法禁止結盟的行為產生。

在新選舉制度施行下的選舉結果，2007 年 12 月 2 日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 (CEC) 公布了最終的選舉結果：統一俄羅斯黨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獲得 315 席占了全部席數的 70%、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獲得 57 席占 12.7%、自由民主黨獲得 40 席占 8.9%，而正義俄羅斯黨贏得 38 席則是占 8.4%。⁵⁰

此屆的女性代表是第一屆至第六屆當中人數最多的一屆一共為 76 人，是全體成員的 16%。毫無疑問的，在其當中人數最多的仍是統一俄羅斯黨的女性黨員有 55 位。在第五屆女性代表當中處於重要職位的有：擔任國家杜馬副主席的 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Герасимова、Светла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Журова、Любовь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Слиска，以及擔任衛生委員會主席的 Ольг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Борзова、家庭、婦女與兒童委員會主席的 Еле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Мизулина、自然資源、環境及生態委員會主席 Наталь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омарова，還有第三次擔任北方和遠東區域政策委員會主席的 Валент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ивненко。⁵¹

⁵⁰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21960186&vrn=100100021960181®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null&vibid=100100021960186&type=242，檢索日期：2013/6/17。

⁵¹ 這些女性代表的黨籍，除了家庭、婦女與兒童委員會主席 Еле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Мизулина 為正義俄羅

第二節、第六屆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組成分析

第六屆國家杜馬選舉的選舉制度大致依循著第五屆施行，只是在「當選門檻」的部分做了些許的更動—在 2009 年春季的《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修正案中，由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倡議，當選門檻仍維持在 7%，但是如果一政黨得票率佔總票數的 5%~6% 可以分得一席；若得票率介於 6%~7% 可以分得兩席。

而俄羅斯當地著名的民調中心「列瓦達中心」(Левада Центр) 針對 2005 年和 2009 年兩次《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的修訂，對俄羅斯民眾做調查，其結果如下：

表 3-1 列瓦達中心針對《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修訂案》之民意調查結果

問題：您對於《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修訂案》的看法為何？

| | 將當選門檻從 5% 消除到 7% | 消除 50% 的投票率要求 | 禁止當局支持的主要政黨黨員參與選舉 | 廢止單一選區制 |
|-----|------------------|---------------|-------------------|---------|
| 支持 | 53 | 38 | 45 | 31 |
| 反對 | 21 | 44 | 32 | 28 |
| 沒意見 | 26 | 18 | 23 | 41 |

*資料來源：列瓦達中心，樣本人數 1600 人。

大致上來說，俄羅斯的民眾對於政府所做的變更都是採取支持的想法，但是在這份調查當中，也有不在少數的人對於《俄羅斯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修正案》抱持著沒意見的態度，俄羅斯公民對於國家所作的法案更動是否何種態度去面對，是採取冷漠、不關心的態度，抑或是熱切關心的態度，是值得去做進一步的研究。⁵²

斯黨外，其餘五位都隸屬於統一俄羅斯黨。

⁵² 相關的著作可以參考：Stephen Whitefield, "Russian Citizens and Russian Democracy: Perception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Democratic Practice, 1993-2007," *Post-Soviet Affairs*, Vol.25, No. 2 (April-June 2009)

表 3-2 第六屆國家杜馬選舉結果

| 總票數：65,656,526(投票率：60.1%) | | |
|---------------------------|--------|-----|
| 政黨 | 得票率 | 席次 |
| 統一俄羅斯黨 | 49.32% | 238 |
| 俄羅斯共產黨 | 19.19% | 92 |
| 正義俄羅斯黨 | 13.24% | 64 |
| 自由民主黨 | 11.67% | 56 |
| 亞博盧民主黨 | 3.43% | 0 |
| 俄羅斯愛國者 | 0.97% | 0 |
| 正義事業黨 | 0.60 | 0 |

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

在第六屆的女性代表方面，總計有 61 席，佔全體席次的 13%。其中包含了統一俄羅斯黨的 44 席為最多，還有第二多的正義俄羅斯黨為 10 席、共產黨的 4 席，及自由民主黨的 3 席。在這些女性代表當中，任職於重要職位的有：擔任國家杜馬副主席的 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на Швецова（統一俄羅斯黨），金融市場委員會的主席 Наталья Викторовна Буркина（統一俄羅斯黨），第二次擔任家庭、婦女與兒童委員會主席 Еле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Мизулина（正義俄羅斯黨）、住房政策與公共設施委員會主席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正義俄羅斯黨），以及安全與反貪腐委員會主席 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統一俄羅斯黨）。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Ольга Юрьевна Баталина，以及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這六位女性代表更是在 2013 年 3 月 4 日由莫斯科回聲電台（Радио ЭХО Москвы）、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俄新網（РИА Новости）以及火星週刊（Огонёк）四個機構所公布的「2012 年俄羅斯一百位重要女性」的票選當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家杜馬當中注目的焦點。

第三節、歷屆女性代表背景研究

本節將探討屆數將從第一屆（1993-1995）至第六屆（2011-2016）的國家杜馬女性議員的背景資料，以微觀的角度檢視在這些條件當中是否能夠幫助其當選。其中將探討的背景資料包括：年齡、教育程度與當選前從事職業等主題進行剖析，並以統計表格進行比較，觀察其特性及女性參政的各屆變化趨向。

年齡

俄羅斯聯邦憲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第五章「聯邦議會」當中第九十七條便對參與國家杜馬的候選人年齡資格做下條件限制：「國家杜馬代表必須年滿 21 歲的俄羅斯聯邦公民，便有權參與選舉。」⁵³在年齡門檻這項當中，相較於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 23 歲、美國眾議員的 25 歲，以及法國國會議員的 23 歲，俄羅斯公民能夠以較為低的年紀進入國家杜馬從事相關的政治活動，再加上俄羅斯聯邦憲法當中對於國家杜馬代表沒有限制年齡上限以及連任的次數，因此，如果一位候選人能夠得到選民及政黨的支持，便能一直連任至落選或自己退出選戰為止。

表 3-3 為第一屆至第六屆國家杜馬女性議員當選年齡分析。隨著醫學技術及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從表 3-3 的「女性代表平均年齡」及「最年長代表年齡」這兩個項目當中可以發現，大體而言，年齡是逐屆增加的。尤其是第六屆達到最高峰—最年長的代表為統一俄羅斯黨的 Тамара Гавриловна Кузьминых；⁵⁴而女性代表平均年齡也是於第六屆達到最高為 51.94 歲。

另一方面，最年輕的當選年齡有下降的趨勢，雖然第二屆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Митина 是六屆當中女性代表當選年齡最低。⁵⁵但隨著潮流所趨，各個政黨為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前往投票，便於政黨候選人名單當中提

⁵³ 俄羅斯聯邦憲法網路版本，其俄文本文如下：「Депутат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может быть избран граждани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стигший 21 года и имеющий прав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ыборах.」（資料來源：<http://www.constitution.ru/10003000/10003000-7.htm>）

⁵⁴ 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官方網站上的資料 Тамара Гавриловна Кузьминых 為 1937 年出生，2011 年當選國家杜馬代表之際為 74 歲。

⁵⁵ 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官方網站上的資料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Митина 為 1973 年出生，1995 年當選國家杜馬代表之際為 22 歲。

名許多年輕或是具有話題性的候選人參與選舉，以能刺激得票率。

以第五屆杜馬選舉前夕為例，當時的總統普欽在選舉前認為統一俄羅斯黨內漂亮迷人的女代表太少，遠遠達不到吸引投票者的程度。於是，前體操世界冠軍 Светла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Хоркина、前奧運會速滑冠軍 Светла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Журова、韻律體操奧運冠軍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前拳擊運動員 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арпович 和莫斯科大劇院首席芭蕾舞演員 Светлана Юрьевна Захарова，以上這五位年輕貌美的女性被編入候選人名單當中，以「普欽寶貝」(Putin's Babe) 的名號吸引了許多選民的目光進而把選票投給她們，在進入杜馬之後，她們也在各個方面得到普欽關照。有人認為這些演藝圈和體育界明星的鼎力相助功不可沒，因為統一俄羅斯黨借助這些明星的偶像效應，贏得了這些名人所屬選區中大量年輕選民的選票。⁵⁶

在表 3-3 當中顯示，女性代表的年齡有越年輕化和越年長化兩種極端趨向，由「最年長與最年輕年齡差距」此欄的數據當中可以發現，這兩個年齡族群的差距在第五屆及第六屆更達到四十歲以上之差。雖然如此，「年輕」成為女性參選者的加分要素，而「年長」卻不見得是加分要素，女性年長當選者都與其專業形象、長期參與政治活動有較密切的關係。但「年長」對於女性代表而言，是否較不易獲得政黨提名、抑或是較不易獲得選民青睞，抑或是其自身處境因素而使得參選比例較低，是值得進一步觀察與分析。⁵⁷

女性代表的平均當選年齡，除了第六屆的 51.94 歲外，其餘五屆大多與六屆的總平均當選年齡 47.79 歲相去不遠，年紀較集中於中年階段。

⁵⁶ 節錄人民網，《“普京寶貝”紅遍俄羅斯政壇》，人民網網頁：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57505/7175942.html>，2008/4.28 (檢索日期：2013/6/11)

⁵⁷ 姜貞吟，2005，〈兩性參政之現況問題與未來展望〉，《國家政策季刊》，第 4:1 期，頁 14。

表 3-3 俄羅斯國家杜馬歷屆女性代表當選年齡分析(單位：歲)

| | 第一屆 | 第二屆 | 第三屆 | 第四屆 | 第五屆 | 第六屆 |
|---------------------|-------|-------|-------|------|-------|-------|
| 女性立委 數目 | 61 | 50 | 35 | 46 | 76 | 41 |
| 最年輕代 表年齡 | 33 | 22 | 34 | 28 | 24 | 26 |
| 最年長代 表年齡 | 61 | 62 | 58 | 62 | 66 | 74 |
| 最年長與 最年輕年 齡差距 | 28 | 40 | 24 | 34 | 42 | 48 |
| 女性代表 平均年齡 | 44.88 | 46.28 | 46.77 | 48.8 | 47.75 | 51.94 |

女性代表總平均當選年齡：47.79 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上的女性代表個人資料

表 3-4 俄羅斯國家杜馬歷屆女性代表年齡層人數分布

| 年齡層 | 第一屆 | 第二屆 | 第三屆 | 第四屆 | 第五屆 | 第六屆 |
|--------|-----|-----|-----|-----|-----|-----|
| 30 歲以下 | 0 | 1 | 0 | 1 | 7 | 5 |
| 31-40 | 13 | 8 | 7 | 6 | 14 | 6 |
| 41-50 | 36 | 28 | 13 | 19 | 19 | 13 |
| 51-60 | 11 | 12 | 15 | 18 | 33 | 21 |
| 61-70 | 1 | 1 | 0 | 2 | 3 | 14 |
| 70 歲以上 | 0 | 0 | 0 | 0 | 0 | 2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上女性代表個人資料

表 3-4 是以 10 歲作為一單位，將女性代表依照當選年齡劃分成 6 個年齡層，在這些數據當中，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女性代表的主要參政年齡層落在「41 歲—50 歲」及「51 歲—60 歲」這兩個年齡層中—第一屆佔 77%、第二屆佔 80%、第三屆佔 80%、第四屆佔 80.4%、第五屆佔 69%、以及第六屆佔 57%。而會集中於此年齡階段的原因，可以歸納成這個年齡的女性擁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及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是說，這個年齡的女性們相較於其他年齡層的女性更關注於「婦女問題」，也具備有充分的知識背景、技能、自信等，也較為清楚大環境當中對女性的不平等，所以她們願意挺身表達在傳統認知中，男女社會角色界定與認定的不公平，也較願意投身於選舉當中，藉由政策的制定改變這處境。⁵⁸

教育程度與職業

「提升婦女地位」一直都是蘇聯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首要任務，實現這樣目標的內容包含：提供新的職業項目、得到受教育的權利、參與政治等。而女性獲得平等的工作機會和接受教育都是一個民主國家應具備的條件及重要指標。⁵⁹在這樣大力倡導之下，這項措施大大的提升了婦女的識字率及進入高等教育機構接受教育，而這樣的措施也持續地影響著後共時期的俄羅斯。根據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數據資料，2011 年俄羅斯聯邦的青少年 (15-24 歲) 平均識字率是 99.3%，男性為 99.5%、女性則是為 99.2%；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方面，1991 年的入學率平均為 52%—女性為 58%、男性為 47%、2011 年的平均為 68%—女性為 76%、男性為 61%。⁶⁰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發現，俄羅斯的女性普遍來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洗禮而獲得充分的知識與技能，而這些知識與技能又能幫助她們在社會上得到工作。

⁵⁸ Anna V. Andreenkova,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of Russia and Ukraine,”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41, No.2 (2002), p.15.

⁵⁹ Alan J. De Young, “Gender and the Pedagogical Mis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jikistan,” *European Education*, Vol. 44, No. 2(2012), p.45.

⁶⁰ “UIS Statistics In Brief Education (all levels) profile - Russian Federation.” *UNESCO*, retrieved 2013/06/08.

(http://stats.uis.unesco.org/unesco/TableViewer/document.aspx?ReportId=121&IF_Language=eng&BR_Country=6430&BR_Region=40530)

表 3-5 國家杜馬第五屆女性代表
就職前職業種類

| 職業種類 | 人數 |
|------------|----|
| 政府單位 | 22 |
| 經商 | 11 |
| 大學教授、研究員 | 10 |
| 運動員 | 7 |
| 中小學教師 | 5 |
| 非政府組織(NGO) | 4 |
| 醫生 | 3 |
| 金融業 | 3 |
| 律師、檢察官 | 3 |
| 太空人 | 2 |
| 新聞媒體 | 2 |
| 芭蕾舞者 | 1 |
| 農業 | 1 |

表 3-6：國家杜馬第六屆女性代表
就職前職業種類

| 職業種類 | 人數 |
|------------|----|
| 政府單位 | 16 |
| 大學教授、研究員 | 11 |
| 經商 | 8 |
| 中小學教師 | 4 |
| 運動員 | 4 |
| 金融業 | 3 |
| 新聞媒體、出版業 | 3 |
| 非政府組織(NGO) | 3 |
| 律師、檢察官 | 2 |
| 太空人 | 2 |
| 醫生 | 2 |
| 演員、歌劇演員 | 2 |
| 農業 | 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於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上女性代表個人資料，及 Lobbying.ru（此網站提供每位杜馬代表的基本資料及生平資料）。

在國家杜馬裡服務的女性代表，大多數接受過高等教育—第五屆的女性代表當中，擁有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學歷的有 24 位、大學學歷的有 23 位、碩士學歷的有 4 人、博士學歷的有 14 位，其他尚有體育學院、芭蕾舞學院等職業取向的學校體系；而以第六屆來說，擁有研究院學歷的有 14 位，大學學歷的共有 22 位、碩士學歷的共有 6 位、博士學歷的共有 13 位，亦有就讀體育學院或是戲劇學院的女性代表。除此之外，有些杜馬代表們是非政治、國際事務，或法律等相關科系畢業，為了增加對於國際關係或是法律相關的知識，方能應用至國家杜馬的議政或是討論法案，所以他們選擇隸屬於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的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МГИМО）、一般大學的研究所或是博士班進修。⁶¹

職業背景與一位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這也將會是了解一位政治人物的行事作風、政治理念的重要指標。而一位國會代表的職業與其所受到的教育背景有絕對性的關係。⁶²而在工作上得到的不論是無形的自信及獨立性，或是有形的金錢，都是對參與政治是有正面幫助的。除此之外，女性候選人可以讓同業團體或工會成為選舉的後盾，這些團體以選票支持女性候選人，而女性候選人為工會爭取福利，形成互利的局面。⁶³在各行各業當中，參與選舉的女性候選人的職業領域多半與「律師、學者、記者和商人」有關，因為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多半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實際在公眾發言的經驗，並且熟悉政治制度和法律。⁶⁴

⁶¹ 作者在女性代表的學歷資料蒐集上，大多數皆於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的官方網站上整理出，再以「lobbying.ru」此網站作為輔佐。

⁶² Uroš Pinterič, “Developing a Parliamentary Seniority System – A Case Study of Sloven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8, No. 6 (2011), p.41.

⁶³ Lane Kenworthy and Melissa Malami, “Gender Inequality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 Worldwide Comparative Analysis.” *Social Forces*, Vol.78, No. 1(1999), p.240.

⁶⁴ Pippa Norris,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in Lawrence LeDuc, Richard G. Niemi, and Pippa Norris eds., *Comparing Democraci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在國家杜馬裡的女性代表們擁有不同的專業學術背景，也來自於各行各業，作者整理出第五屆及第六屆女性代表於擔任國家杜馬議員前的職業內容於表 3-5 與表 3-6。在表中可以明顯看出，兩屆的女性代表都以曾於政府單位服務的背景為多數，她們不論是在地方的政府單位或是中央的政府單位都免不了為自己累積了政治實力與人脈，以增加當選的機會。此外，來自於學術界（包含大學教授及研究員等）或是經商後轉投入政治界的女性代表也不占少數，她們也將自己的學術知識或是實質經驗應用到政策的擬定。

而在名單當中也有比較特別的與政治圈較難聯想在一起的職業種類排列在其中，例如兩屆皆有出現的：運動選手⁶⁵、太空人⁶⁶或是演員、舞蹈家⁶⁷等，由於她們的投入選舉當中，再加上她們個人的魅力及知名度，吸引不少選民的目光進而將選票投給她們。但如同前文所提到的「普欽寶貝」們，這些擁有美麗外表或是特殊職業背景的女性代表，是否其工作能力或是在國家杜馬裡的表現，能和她們的外表及頭銜一樣地亮眼，或只是一座空有其表的「花瓶」，就需要選民的鑑定了。

⁶⁵ 第五屆名單如下：Светла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Журова、Светлана Ирековна Ишмуратова、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арпович、И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Роднина、Светла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Хоркина；第六屆名單如下：Рима Акбердиновна Баталова、Светла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Журова、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И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Роднина。

⁶⁶ 第五屆名單如下：Еле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ондакова、Светла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Савицкая；第六屆名單如下：Светла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Савицкая、Валент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Терешкова。

⁶⁷ 第五屆名單如下：Светлана Юрьевна Захарова；第六屆名單如下：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Мария Петровна Максакова-Игенбергс。

第四節、女性代表所屬委員會及其表現

「委員會」(committee) 在國家杜馬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立法的過程當中更是發揮它功用的最佳時機。而每個委員會的責任及負責的工作內容如下所列：⁶⁸

1. 為下個會期建立立法工作的實施方案，以及提交下個月在杜馬討論的議題；
2. 事先準備受審查的法案、草案，準備提交至國家杜馬；
3. 擬訂法律草案和決議草案的意見回饋；
4. 依照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的要求，去修正國家杜馬的決定；
5. 按照與國家杜馬委員會的決定，國家杜馬主席要求委員會派出杜馬代表，向俄羅斯憲法法院提交法規草案；
6. 籌備國會聽證會的組織；
7. 對法案相對的聯邦預算草案做意見和建議回饋；
8. 分析法案的可行性。

委員會的成員皆是以當屆的國家杜馬代表所組成，依照專業領域的不同，各個代表可以依循自己的專業或是喜好選擇隸屬的委員會加入。就以第五屆（2007-2011）而言，一共成立 32 個委員會，而到了第六屆（2011-2016）精簡合併成 30 個委員會。再以第六屆為例，2011 年 12 月 21 日這天不僅選出統一俄羅斯黨的 Нарышкин 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擔任此屆國家杜馬主席外，亦選出各個委員會的主席，擔任委員會主席的統一俄羅斯黨黨員共有 16 人，其中包括關鍵的外交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將領導六個委員會，包括國防委員會。而自由民主黨和正義俄羅斯也各將主持四個委員會。⁶⁹

⁶⁸ 節錄《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規章之第四章—國家杜馬委員會和特別委員會》(Регламен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Глава 4. Комитеты и коми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網址：

<http://www.duma.gov.ru/about/regulations/chapter-4/>

⁶⁹ Ilya Pitalev, "Russian Parliamentary Deputies Elect Committee Chairs." *RIA Novosti*, retrieved 2013/6/22. (<http://en.rian.ru/russia/20111221/170412515.html>)

附件一及附件二詳附上第五屆和第六屆女性議員隸屬的委員會清單，並註明其擔任一委員會的職位。表 3-7 為兩屆女性代表人數前五多的委員會名單：

表 3-7 第五屆與第六屆女性代表人數前五名之委員會名單

| 第五屆 | 第六屆 |
|------------------------|------------------------|
| 預算與稅收委員會(9 人) | 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10 人) |
| 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8 人) | 勞動、社會政策及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6 人) |
| 勞動、社會政策及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8 人) | 預算與稅收委員會(5 人) |
| 教育委員會(7 人) | 文化委員會(5 人) |
| 衛生委員會(5 人) | 教育委員會、規則與組織委員會(4 人) |

資料來源：國家杜馬網站

由表 3-7 可以歸納出，女性代表所選擇的委員會多與社會、教育、兒童、婦女、衛生等有關的。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原因可以歸納成兩種：第一、能獲得選區當中的女性團體支持，對於女性代表們是一件非常重要事情，而能獲得這些女性團體的支持，就得增加通過與女性團體所關注議題有關法案的數量。⁷⁰俄國婦女特別注重的議題與「社會福利」有關，包括：就業率、生育以及家庭政策等，由於俄羅斯經歷過轉型時期時，解除了對全體公民皆能就業的保障、也減少政府所能提供的福利，再加上近年來面臨了只出現在女性身上的貧窮、就業率下滑、薪水受限，還有原本在供給教育、衛生醫療、退休金及其他社會保障的福利縮水。有鑑於此，一些後共時期的女性團體便打著「恢復女性權利」、「性別平等」的口號，希望能夠將與這些訴求有關的議題，提交至政府單位或是立法機關討論。⁷¹第二、在傳統當中，女性被視為家庭、兒童和家務事的「管理者」，而有關於這些事情自然而然地也被視為是女性所關注的話題。因此，國家杜馬裡的女性代表也自然而然地關注起這些議題。⁷²

⁷⁰ Iulia Shevchenko, "Who Cares About Women's Problems? Female Legislators in 1995 and 1999 Russian State Dumas." *Europe-Asia Studies*. Vol.54, No.8(2002), p.1207.

⁷¹ Linda J. Cook and Carol Nechemias, "Women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in Marilyn Rueschemeyer & Sharon L. Wolchic eds., *Power in Post-Communist Parlia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6.

⁷² Iulia Shevchenko, "Who Cares About Women's Problems? Female Legislators in 1995 and 1999 Russian State

Cook 和 Nechemias 訪問並整理了來自於不同政黨的女性議員對於有關於婦女利益的看法，她們的訪問對象一共有 25 位，所屬政黨及人數內容如下：俄羅斯婦女黨 6 位、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2 人、自由民主黨 2 人、獨立候選人 2 位、統一俄羅斯黨 12 人，以及祖國—我們的家園 1 人。調查結果如表 3-8 所示：

表 3-8 Cook 和 Nechemias 調查國家杜馬女性議員對於婦女利益之看法結果

| 問題一：您認為是否有需要解決的具體婦女問題？ | | | |
|------------------------------|-----------|--------------------|------------------------|
| 有 | 俄羅斯婦女黨(6) | 俄羅斯共產黨(2)、自由民主黨(1) | 統一俄羅斯黨(1) |
| 沒有 | - | 自由民主黨(1)、獨立候選人(2) | 統一俄羅斯黨(11)、祖國—我們的家園(1) |
| 問題二：您認為跨黨派的協商是否有助於提升婦女利益的提升？ | | | |
| 有 | 俄羅斯婦女黨(6) | 俄羅斯共產黨(2)、獨立候選人(1) | - |
| 沒有或很少 | - | 獨立候選人(1) | 統一俄羅斯黨(5) |
| 問題三：如果當政黨的意見和婦女的利益產生衝突了您會？ | | | |
| 維護婦女利益 | - | 自由民主黨(1)、獨立候選人(1) | 統一俄羅斯黨(4) |
| 仍遵從政黨的意見 | 俄羅斯婦女黨(6) | 俄羅斯共產黨(2) | 統一俄羅斯黨(5)、祖國—我們的家園(1) |

*資料來源：Cook, Linda J. and Nechemias, Carol, "Women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in Marilyn Rueschemeyer & Sharon L. Wolchic eds., *Power in Post-Communist Parlia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9.

不同的政黨考慮的面相皆不同，而且每個政黨也因為立場的不同，要求其黨員做出不同的抉擇動作。以表 3-8 當中的問題三來看，在政治意識形態是支持政府的統一俄羅斯黨，此黨的女性代表在面臨所屬政黨的意見和婦女利益出現衝突時，做出的決策出現了分歧，有部分的人認為她們加入了統一俄羅斯黨就應該遵從黨的指令，但有些同黨代表就認為仍要維護婦女的利益，不惜做出與黨所指示相反的決策。

第五節、小結

由以上四節來看，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雖然從第一屆至第六屆在人數上一直都處於相對少數的一群，而且有時候被媒體、民眾甚至是自己的同事視為「美麗的花瓶」，但是她們仍善用了來自各個領域的專業能力及學術知識，在不同的職位發揮自己的才能，並且利用女性擁有母性般的天性，關注著社會福利議題，替女性、弱者、兒童層層把關著相關法律的制定。

女性代表在法律制定的時候，可能面臨著政黨的理念和婦女利益這兩者的衝突。有些女性代表為了遵從黨內的指令，但有些女性代表則是認為仍要維護婦女的利益，不惜做出與黨所指示相反的決策。但不論決策的過程為何，目前，國家杜馬不論是與「婦女議題」最息息相關的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或是與「社會福利」有關的勞動、社會政策及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等等的委員會，都希望能夠為女性爭取到最大的利益。讓俄羅斯女性能獲得最大的福利及法律的保障，避免又成為社會中的弱勢。

第肆章、國家杜馬女性代表之表現與困境

第參章對於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做了「微觀性」的檢視，從第一屆至第六屆國家杜馬的發展情形，以及當中歷屆女性代表的背景資料—包含學歷、從事職業、所屬委員會等內容作為探討主題。

而在此章節將又會回到「宏觀」的角度來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的貢獻與需解決的問題。由於，關於杜馬女性代表的文獻中，大部分都是先論述當今女性代表在國家杜馬裡的所佔比例、狀態後，緊接著就是說明她們所面臨的困境，很少提及她們所做出的貢獻與所做出的成果。因此，作者將在此章當中分成兩大區塊：

首先，先提及俄羅斯國家杜馬成員在近期所做出的成果—最容易觀察到的便是「法案的制定」，作者將會從由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和其他所相關委員會所提出或執行的法案來探討當今俄羅斯婦女在法律上所受到的保障與權利的提升。進而列出對促進女權提升或是表現傑出的女性代表。

再者，會由困境的角度，來探討女性杜馬代表們需要克服的障礙。影響最為顯著的便是來自於「選舉制度與政黨」的部分。自從共產政權崩解後，俄羅斯國家的杜馬選舉制度由原先施行的混合制，在 2005 年由普欽帶頭改成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在轉變過程當中將會有哪些變化和影響，將會在第三小節探討。其次，也會探討到來自於「政治文化」的影響。

第一節、相關法案的制定與實踐

在上一章的第四節中提到隸屬於杜馬之下的各個委員會之負責工作，而委員會也會定期的依照需求擬定出草案，再將草案提交到國家杜馬進行三讀的程序。

俄羅斯女性權利透過法律而達到提升可以追溯到蘇聯時期，從 1917 年開始布爾什維克黨隨即通過一連串與女性權利相關的法律，法條內容基本上是強調兩性享有平等的機會，包括工作權、受教權，且一方不應歧視另一方。並在工作與家庭方面都有做相關的法案，以助於提升女性的地位。

在工作與勞動方面，憲法同時保障女性的經濟權利，規定男女同工同酬。1977 年憲法第 35 條明文規定如下：「蘇聯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實現此種權利之保證為：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接受教育與職業訓練、勞動、勞動報酬、工作晉升、社會政治與文化活動的機會，以及維護婦女勞動與健康之特別措施；創造條件使婦女可以兼顧勞動與母職；法律保障對母親與子女的物質與精神支柱，包括給予產假婦女與產後母親以保留工資之休假與其他優惠，婦女育有幼兒者，得縮短其工作時間。」⁷³

在家庭方面，1917 年 12 月，蘇維埃政府頒布兩項與家庭及婚姻相關之法律，分別是「民事婚姻、兒童及戶籍登記法」與「婚姻關係解除法」。上述兩項法令建構出蘇聯家庭法的基本原則。婚姻是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自願結合，男女雙方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並在 1918 年憲法廢除舊有婚姻制度中配偶權利不平等之情況，賦予男女雙方平等的財產權及親權，法律更進一步保障婦女的身體自主權，女性可以在法接受人工流產手術。⁷⁴

而現行的《俄羅斯憲法》的第二章第 19 條當中提到：「所有的俄羅斯人民在法律和法庭之前都是平等的。國家應保障俄羅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不論性別、種族、民族、語言、出身、資產、身分地位、居住地、宗教信仰等，皆人人平等。而男人和女人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自由，並擁有相同的能力去行使它們。」由此可見，俄羅斯聯邦政府法律效力最高的憲法當中明文規定男女在法律之前享有平等的權利和自由。

⁷³ 李鴻儀，2011，《普丁時期俄國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8-49。

⁷⁴ 茅慧青，1985，《蘇聯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0-51。

在近期，國家杜馬也針對現在俄羅斯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新增法案，希望藉此能夠讓女性的生活不論是在職場上或是家庭裡都可以受到更多層次的保障，而近期內提升女性權利及由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和其他所相關委員會所提出或執行的法案內容，詳見表 4-1：

表 4-1 近期國家杜馬針對婦女問題新增法案

| 日期 | 法案名稱 | 法案內容 |
|-----------|--|---|
| 2013.5.28 | 《家庭暴力防治法案》草案宣讀 | 近 40%的俄羅斯婦女遭受家庭暴力，及 20%遭受言語辱罵，但只有 12%的會尋求警察，醫生或律師的協助。此法案若通過後，將會由國家提供給這些受害人在司法性(防止加害人繼續騷擾受害者)和非司法性的協助(彌補受害人的醫療費用及供給其醫療協助)。 |
| 2013.5.28 | 《家庭成員人數提高政策》提案 | 政府為了鼓勵全體俄羅斯公民多生育新生兒，以解決出生率下降的問題，所以希望可以由政府補助擁有三個孩童以上的家庭—包含免費的學前教育、育嬰假、醫療保健等花費。 |
| 2013.4.9 | 《禁止墮胎廣告刊登》草案一讀 | 由於 2004 年聯合國所做的調查當中，俄羅斯的墮胎率仍處於高位，此外也為了提升國內的出生率，因此，此法案將提高不須監護人同意就能進行墮胎手術的法定年齡（從 14 歲至 15 歲），也將對墮胎手術廣告開罰。 |
| 2013.2.1 | 《女性兵役法》法案 | 由於大量的年輕女性對於加入軍隊的意願越來越高，此法案若通過後，俄羅斯女性將需花一年的時間從事義務兵，接受軍事訓練。也將有助於解決在軍事與技術支援人員短缺的問題。 |
| 2013.1.23 | 《打擊販賣人口和性剝削兒童》法案一讀 (由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提出) | 這條法案旨在打擊兒童賣淫和從事色情行為，以及體現在「歐洲理事會」上對於保護兒童免於性剝削的法律。這項法案若通過若因販售兒童從事性交易將罰款 20-50 萬盧布/一人；販售及散布兒童色情圖片將罰款 5-30 萬盧布不等。 |

| | | |
|-----------|---|---|
| 2013.1.10 | 《防止麻醉藥品和非醫療精神藥物的非法使用》法案(由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協助執行) | 以國家的力量去防止藥物濫用，也在各個地方政府單位成立社會及醫療機構去幫助吸毒者戒毒，此外對於吸毒的青少年能在他們勒戒的過程中保密，並協助他們進行心理治療和身體檢查。 |
| 2012.4.5 | 《增加婦產資本及其補助方案》提案 | 將原本 2006 年所制定的婦產資本(用於改善懷孕婦女的生活條件)從 250 萬盧布提升至 387 萬盧布，希望可以藉擴大此資金的使用領域，包括購買房屋、償還房屋貸款，或是嬰幼兒的養育費用。 |
| 2012.3.17 | 《提高立法機關中的婦女比例》提案 | 希望可以比照「歐洲理事會」對於確保決策單位的性別平衡，女性代表比例應為 30-40%。希望各政黨可以提高政黨名單上女性參選人的比例，或是立法恢復「女性保障名額」以達到此目標。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於

1. 俄新網新聞網站：<http://en.rian.ru/search/?query=DUMA&x=-1103&y=-179>
2. 俄羅斯國家杜馬新聞：<http://www.duma.gov.ru/news/273/>
3. 俄羅斯國家杜馬家庭、婦女和兒童委員會網站：
<http://www.komitet2-6.km.duma.gov.ru/site.xp/052057.html>

國家杜馬近期來逐漸重視婦女的權利，不僅立法增加俄羅斯女性的社會福利；立法保護女性的人身安全及健康，更進一步的希望藉由法律的制定去保障立法機關當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希望能夠打造出性別平等的環境，讓女性更受到尊重與保護。除此之外，2013 年 7 月 29 日自由民主黨的現任杜馬代表暨莫斯科市長候選人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Дегтярев 在國家杜馬提出「女性每個月應有兩天生理假」的提案，他認為女性在生理期間因為劇烈疼痛導致工作力下降也會連帶產生醫療和社會等問題，因此，他希望可以藉由提出這個法案讓女性可以減少健康上的負擔，也希望能打造出對女性友善的工作環境，所以才認為這項法案有需要提案並進行三讀。⁷⁵

⁷⁵ “Women Should Get Time Off During Menstruation – Lawmaker” 2013/07/29. *RIA Novosti*, retrieved 2013/08/11. (<http://en.rian.ru/russia/20130729/182474754/Women-Should-Get-Time-Off-During-Menstruation--Lawmaker.html>)

但在 2013 年六月份通過一連串有關於「反同性戀」、「禁止國外同性伴侶領養俄羅斯孩童」的法案，引起俄羅斯國內 LGBT 團體⁷⁶的不滿進行抗爭、及國內外人權組織的關注與討論，俄羅斯政府不僅縱容偏激份子公開撻伐同志並施予暴力，甚至在國際盛事上例如：俄羅斯聖彼得堡國際電影節或是 2014 年在索契的冬季奧運上處處為難同志人士的參與。在俄羅斯國家杜馬在口口聲聲維護女性權利的情況之下，讓反同志法案的通過不免有自打嘴巴之嫌，而俄羅斯政府要保障女性、尊重女性的理想似乎往後退了一步。⁷⁷



⁷⁶ LGBT 為女同性戀者 (Lesbians)、男同性戀者 (Gays)、雙性戀者 (Bisexuals) 與跨性別者 (Transgender) 的英文首字母縮寫。

⁷⁷ 相關新聞及討論可以閱讀俄新網新聞 “Russian Lawmakers Pass Ban on Adoptions by Same-Sex Couples.”、 “Russian 'Anti-Gay' Bill Passes With Overwhelming Majority.”，及與俄羅斯 LGBT 系列報導：<http://en.rian.ru/trend/gaypropaganda>，及美國人權部落格「全球郵報」(“Global Post”)的文章“Russia's anti-gay bill reflects rising homophobia.”

第二節、著名的女性國家杜馬代表

從第一屆到第六屆的國家杜馬選舉中總計有 327 位女性代表在國家杜馬中服務。她們來自各行各業，也擁有不同的專業背景，而在名單當中也有比較難與政治圈聯想在一起的職業種類排列在其中，例如：運動選手、太空人 或是演員、舞蹈家 等，由於她們的投入選舉當中，再加上她們個人的魅力及知名度，吸引不少選民的目光進而將選票投給她們。

而在第參章的第一節與第二節已分別列出六屆國家杜馬當中，不乏有擔任重要職位的女性代表，包含擔任國家杜馬副主席及各所屬委員會主席的女性代表名單。

俄羅斯的新聞媒體—莫斯科迴聲電台 (Радио ЭХО Москвы)、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 (Interfax)、俄新網 (РИА Новости) 以及火星週刊 (Огонёк) 四個機構從 2011 年舉辦了《百大具有影響力的俄羅斯女性》(《100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женщин России – рейтинг》) 的票選活動，在 2012 年 1 月 23 日公布了首屆的票選結果，⁷⁸而在首屆的票選結果當中僅有三位國家杜馬代表在行列當中，包含第 9 名的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第 38 名的 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на Швецова，和第 57 名的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⁷⁹

在前面的章節當中有提及到的 2012 年度⁸⁰的票選結果裡，國家杜馬代表的人數從原本的三人增加為六人，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民眾對於國家杜馬代表漸漸表示出肯定，以下則是當中六位國家杜馬女性代表們的背景及她們對於國家杜馬的貢獻：

⁷⁸ 此票選活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 月 16 日，收集了超過 4000 位的匿名投票，以選出在俄羅斯社會中具有影響力女性並做出排名。

⁷⁹ 《100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женщин России – рейтинг》, Радио ЭХО Москвы, retrieved 2013/8/30, (http://echo.msk.ru/blog/echo_rating/838907-echo/)

⁸⁰ 此票選活動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013 年 2 月 1 日透由報紙、網路、雜誌、電視節目等管道收集了超過 8000 位的匿名投票，以選出在俄羅斯社會中具有影響力女性並做出排名。



圖 4-1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來源：<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080/>)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No.26)，在擔任杜馬代表之前是位體操選手，並在國際賽事上多次獲得金牌等獎項。在 2007 年結束體育生涯後，隨即以統一俄羅斯黨的黨員參選國家杜馬選舉，並順利當選，且在 2011 年的選舉當中也順利連任。她任職於國家杜馬的兩屆任期裡，皆是擔任國家杜馬體育文化、體育和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成員。⁸¹而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在 2012 年在同樣的票選當中位居第 9 名。



圖 4-2 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 (來源：<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072/>)

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 (No.27)，在擔任杜馬代表之前是位檢察官，而在 2007 年代表統一俄羅斯參選並順利當選，分別在 2008-2009 年擔任國家杜馬聯邦事務和區域政策委員會副主席，而在 2009-2011 年轉任國家杜馬憲法和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席。在第六屆時則是擔任國家杜馬安全及反貪腐委員會主席。⁸²

⁸¹ 資料取自於 Алина Кабаева 官方網站(<http://www.kabaeva-alina.ru/work>)

⁸² 資料來源：http://www.lobbying.ru/content/persons/id_2834_linkid_2.html



圖 4-3 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來源：<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117/>)

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No.40)，她在擔任杜馬代表之前是位醫生，現任國家杜馬社會團體及宗教組織委員會副主席，先前致力提倡「計劃生育」和「性別教育」的理念，並提倡窮人免費避孕藥的發放、並希望相關單位向 5-7 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做性教育的宣導。⁸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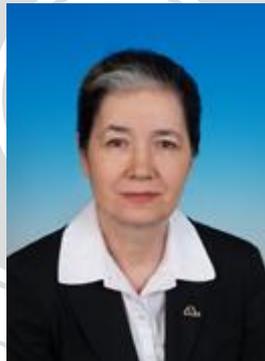


圖 4-4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來源：<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330/>)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No.59)，是正義俄羅斯黨成員，現任國家杜馬住房政策及公共設施委員會的主席。致力提倡由市政府提供公民住宅，並延長其居住時間。⁸⁴ 而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在 2012 年所公布的票選結果位居第 57 名。

⁸³ 資料來源：http://www.lobbying.ru/content/persons/id_267_linkid_205.html

⁸⁴ 資料來源：http://www.lobbying.ru/content/persons/id_671_linkid_205.html



圖 4-5 Ольга Юрьевна Баталина (來源：<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444/>)

Ольга Юрьевна Баталина (No.76)，統一俄羅斯黨成員，在第五屆和第六屆皆是擔任國家杜馬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在她任期內積極支持美國公民領養俄羅斯孤兒的法案。⁸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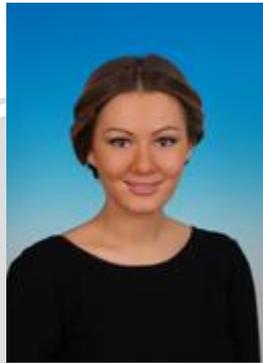


圖 4-6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來源：<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100/>)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No.86)。是統一俄羅斯黨黨員，現任國家杜馬文化委員會成員。在擔任國家杜馬代表之前是一位演員，在擔任演員時期便有高知名度。而在於擔任杜馬代表時，最具代表性的貢獻便是，修改俄羅斯聯邦保護網絡上的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法案。⁸⁶

⁸⁵ <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131444/>

⁸⁶ http://www.lobbying.ru/content/persons/id_5287_linkid_205.html



圖 4-7 Ирина Муцуовна Хакамада (來源：<http://hakamada.ru/Me/989>)

此外還有先前擔任過國家杜馬代表的 Ирина Муцуовна Хакамада，父親是日本共產黨員，她連續三次當選國家杜馬代表，在其首任任期是擔任國家杜馬經濟政策委員會的成員，在第二任期內則是擔任國家杜馬預算，稅務，銀行和金融委員會的成員。致力於修訂新的社會和經濟的制度，及與預算和稅收政策和國家財政的相關法條。最後則是在第三任當中擔任國家杜馬預算和稅收委員會，且於 2000 年 6 月當選為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副主席。並在 2000 年至 2003 年擔任右翼力量聯盟的聯合主席。⁸⁷

Хакамада 之所以被認為是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重要女性代表的原因是在 1995 年時，被“時代雜誌”認為是「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家」。在 1996 年底同本雜誌將她列入“世界前 100 位知名女性”當中。在 1997-1999 年舉行的社會學民調的結果，2001 年至 2005 年被評為“年度女性”，在 2005 年也被提名為諾貝爾獎當中的全球一千位知名婦女的行列裡。⁸⁸在結束其國家杜馬政治生涯後，仍活躍於民間的人權團體從事提倡人權的活動，也在部落格、媒體評論台上評論時事。

上述幾位國家杜馬女性代表不論是因為原本的個人知名度、當選之後的政績、或是退出國家杜馬後的個人活動，都受到俄羅斯民眾的愛戴。而讓女性代表不只是美麗的花瓶，或只是擔任「象徵性」的角色。

⁸⁷ 資料來源：<http://lenta.ru/lib/14159873/>

⁸⁸ 資料來源：Ирина Муцуовна Хакамада 個人網站(<http://hakamada.ru/Me/989>)

第三節、選舉制度與政黨的影響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面臨了制度選擇的歷史時刻。在選舉制度的選擇上，不僅是新興民主國家，包括許多民主先進國家（例如義大利、紐西蘭、日本），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混合式選舉制度。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已有超過 30 個國家在其國會選舉中使用混合式選舉制度。

根據 Moser 和 Thames 的觀察，採用混合制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包括：1.比例代表制會鼓勵一個新的政黨體系；2.單一選區制的採用可以加強地方派系對總統的支持；3.混合的選舉制度可確保政黨具全國代表性；4.在選舉制度要保障支持改革的政黨，卻又不確定這兩種制度何者較為有利的情況下，選擇兩制合一可以減少改革派全盤皆輸的風險。⁸⁹

自從二十世紀初有大量歐洲國家捨棄多數決制改採比例代表制以來，二十世紀末的這一波採行混合式選舉制度的浪潮，儼然已成為世界性選制改革的主流趨勢。由於混合制兼具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的精神，這種兼容並蓄的選舉制度甚至被認為是人類選舉制度發展的最終進化結果。⁹⁰

對俄羅斯而言，在葉爾欽擔任總統時期（1991 年—2000 年）的政治局勢是呈現「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而事實上，俄羅斯在當時葉爾欽總統主導下之所以會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的並立制，一個重要的考量便是希望以單一選區制的選舉拉攏地方菁英對葉爾欽總統的支持，意味著葉爾欽對於地方菁英的妥協讓步。⁹¹

一段時間後，地方菁英透過並立制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舉，能夠挾地方民意自重，強化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結果，在俄羅斯社會分歧嚴重的環境背景下，並立制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舉，不僅未形成兩大黨為主的政黨體系，反而製造了大量以地方為支持基礎的政黨，而在全國層次上形成多黨體系。甚至有些地方菁英未參與政黨或組成政黨，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參選，也能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舉中獲得席次。

⁸⁹ Robert Moser & Frank Thames, *Compromise Amidst Political Conflict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62-265.

⁹⁰ 王業立、蘇子喬，2010，「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三期，頁 3。

⁹¹ 趙竹成，2006，「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與總統職權」，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一期，頁 53。

⁹²換句話說，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當中提到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會導致兩黨制的產生。」這樣的法則在俄羅斯並不適用。

而普欽在 2005 年開始推動的選舉制度改革，在新的選舉制度下，全部的 450 名國家杜馬議員皆由以全國為範圍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且將政黨可分配席次門檻由原本的 5% 提高為 7%。而之後 2007 年的第五屆及 2011 年的第六屆選舉都是使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出該屆的國家杜馬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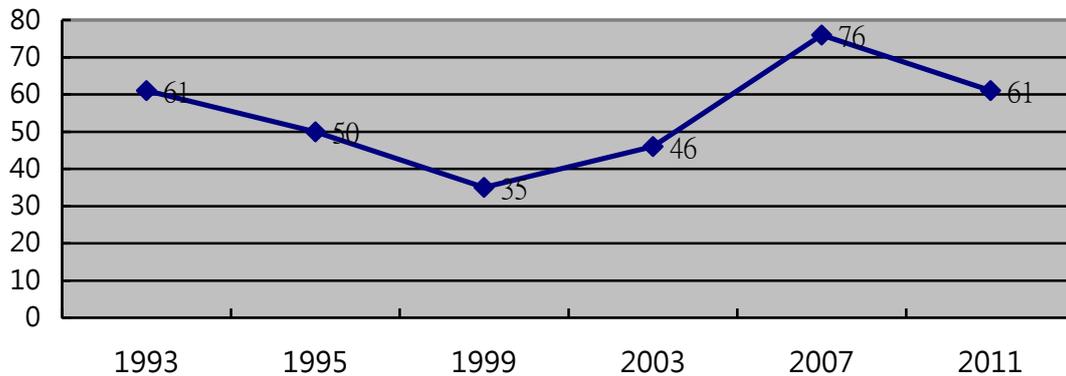
而新的選舉制度的施行，便是希望藉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取消地方菁英透過單一選區制的管道進入國會的機會，以強化聯邦中央政府的權力。此外，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全面採行，可以使黨中央完全控制政黨名單的提名，能夠快速地提高政黨對黨籍議員的管控能力，也因此強化了政黨的黨紀和凝聚力。但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雖能強化統一俄羅斯黨的黨紀和凝聚力，也可能使其他小黨因選舉制度的比例代表性提高而獲得出頭的機會，使得統一俄羅斯黨在黨紀強化的同時，卻因為其他小黨分佔國家杜馬的席次而導致統一俄羅斯黨的席次減少。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而不利於統一俄羅斯黨，因此普欽在主導國會修法改採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同時，又設了 7% 的政黨可分配席次門檻，以阻斷小黨出頭的機會。⁹³

在施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後，政黨有較高的意願提名不同類型與不同選民基礎的候選人，以吸引更多不同來源的選民，因此婦女也因此擁有較多的機會被提名出線。根據圖 4-1 看出從 1993 年至 2011 年共六屆的女性國家杜馬代表的人數走向，前四屆的女性代表人數不及第五屆和第六屆的人數，甚至在改制後的 2007 年女性候選人當選人數達到最高峰為 74 人，因此相對於混合制來說，「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對於俄羅斯國家杜馬女性候選人來說是較有勝選的優勢。

⁹² 王業立、蘇子喬，2010，「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三期，頁 29。

⁹³ Thomas F. Remington, "Putin, the Duma,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Dale R. Herspring ed.,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 35-36.

圖 4-8 1993 至 2011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女性代表人數曲線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於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

楊婉瑩認為由「政黨」的角度來看，在比例代表制之下，政黨有較高的意願提名不同類型與不同選民基礎的候選人，以拓寬其訴求以及吸引更多不同來源的選民。女性也因此擁有較多的機會被提名出線。同時，在此制度下政黨提名的風險成本也相對減少——當選區規模越大時，政黨提名女性候選人的風險越小。此乃不同於實施於單數選區的情形，在單一應選名額下在該選區提名婦女則必須排除所有其他的男性候選人，因而大選區較有利於女性候選人取得政黨提名。由「選民」的角度來看，選民較易接受女性候選人為眾多選擇之一而非唯一代表，單數選區下，選民的策略性投票則容易導致少數與弱勢候選人遭到犧牲，複數選區顯然提供選民較多的選擇機會。

至於由「女性參選意願」的角度來看，她們也因為較易為政黨與選民接受，而有較高的意願參選與當選。綜括而言，複數選區可以降低女性參政的阻礙，使得政黨較願意提名女性候選人，選民也較容易接受，且婦女有較高的意願參與選舉，主要原因或許是在於複數選區能將單數選區下的零和關係轉化成可能的雙贏結果。⁹⁴

雖然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使得女性更容易當選成為杜馬代表的一員，但對於提升「女性代表所占比例」的成效卻是有限的。Sperling 歸納了兩點是在改制後，俄羅斯國家杜馬女性候選人在政黨名單當中仍處於劣勢的原因：⁹⁵

⁹⁴ 楊婉瑩，2000，〈選舉制度對婦女參政影響之評估〉，《理論與政策》，第十四卷第四期，頁 76。

⁹⁵ Valerie Sperling, "The Fair Sex in an Unfair System: The Gendered Effects of Putin's Political Reforms,"

- 一、政黨將女性候選人的名單順序放在不佳的排序上。在政黨候選人提名名單的排序上，很少有女性可以擠身位於前面的順序裡，導致成功當選的機會受限。
- 二、在當今的俄羅斯政局當中，不論在立法機關或是行政機關當中都充斥著普欽的親信們，而這些新一批的政治菁英（又被稱為 **СИЛОВИКИ**）多半來自與普欽同出身的 **KGB** 或是其他軍事單位，而原先這些單位就是多半由男性支配的單位，服務的女性就為少數，因為如此，使得希望能藉由普欽的關係跨足到政治領域的女性也同樣的為少數。

Norris 和 Lovenduski 也認為政黨對女性參選同時扮演著正面和反面的角色—政黨能提供女性候選人幫助，但是它們也可以設法阻撓女性候選人去獲得權力。⁹⁶Matland 和 Studlar 也提出「政黨的意識形態」也會影響著提名女性候選人的意願，因此他們認為「右派政黨」會較注重那些在傳統上被排擠在政治圈之外的社會團體之訴求，進而為這些邊緣團體發聲甚至提名來自這些團體的政治菁英擔任候選人。⁹⁷

對於政黨的意識形態會影響到提名女性候選人的意願這個部分，Andreenkova 則是分析了參與 1995 年國家杜馬選舉政黨對於女性候選人提名的情況，而以下是當年參選政黨和女性提名比例：俄羅斯婦女黨(Женщины России)：100%、共襄盛舉黨(Общее дело)：39.3%、彭費洛瓦—古洛夫—賴深科集團(Брок Стансрава Говорукчина)：24.6%、人民聯盟(Народный Союз)：21.6%、社會民主黨(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20.7%、俄羅斯共和黨(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13.3%、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黨(Наш Дом-Россия)：12.6%、大國黨(Держава)：11.5%、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0.3%、俄羅斯民主選擇黨(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и)：10.1%。第一個是女性的政黨，所以皆提名女性候選人參與選舉是無庸置疑的，而接下來的三個政黨在政黨光譜上是被歸類在右派至中間色彩的政黨。因此，我們可以藉由對於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政黨當中，推論出是否願意提名女性候選人參選的意願程度。⁹⁸

PONARS Policy Memo, No. 398, pp. 195-197.

⁹⁶ Pippa Norris & Joni Lovenduski. *Political Recruitme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⁹⁷ Donley T. Studlar and Richard E. Matland, "The Contagion of Women Candidates in Single-Member District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8, No.3(1996), p.717.

⁹⁸ Anna V. Andreenkova,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of Russia and Ukraine," *Sociological*

第四節、參與政治條件上的困境

在上一節是從選舉制度和政黨的角度來檢視俄羅斯女性在參與國家杜馬選舉所遇到的困難。而接下來這此小節是以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女性在國家杜馬所占比例不高的原因。

一、傳統觀念束縛

從蘇聯時期開始女性在立法機關所佔比例不高的現象便已存在。雖然共產黨當中的女性成員有逐步增加的趨勢，⁹⁹但是能夠處於高位並成為政治菁英的女性數量則是有限的，大部分的女性成為「裝飾性的」、「象徵性的」角色點綴在政治圈裡，而這樣的現象在共產體制瓦解後也沒有隨之改變，學者們則是歸納出三個原因來解釋這樣的現象，而這三個原因是環環相扣的：¹⁰⁰

首先是文化因素，傳統上來說政治圈是男性所支配的，而父權制(patriarchal)的概念充斥著整個社會當中，且傳統上認為女性只要照顧好家庭成員，在家裡處理家事就好，使得能夠擠身於政府機關、立法機關的女性就少之又少。

再者，是女性缺乏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為自己的權利奮戰的經驗，這也是因為長期認為女性應該待在家裡不用干涉政治導致沒辦法與男性政治家並駕齊驅的結果，且學者們也認為女性政治家除了缺乏政治經驗外，在政治技巧和手段上也略遜於男性一籌。

最後，傳統上政治遊戲的結構就是以男性的立場與角度設計出來的。因此，女性政治家雖然能夠擺脫家庭的負擔，但仍是需要委身於以男性的觀點所設計出的政治遊戲規則，以男性政治家的所制定的規則去執行她們的工作。

Research, Vol.41, No.2 (2002), p.20.

⁹⁹ 1920年共產黨中的女性比例為7.4%，1930年為13.1%，1952年以增加到19.0%，在解體之前1988年的數據則是29.3%，人數皆呈現正成長的狀態(Nechemias, 1994)

¹⁰⁰ Diana W. Franklin & Joan L. Sweeney, "Women and Corporate Power," in Ellen Boneparth & Emily Stoper eds, *Women, Power and Policy*. (New York : Pergamon Press, 1988), pp.50-51.

二、政治資本的欠缺

此外，Andreenkova 認為俄羅斯女性長期在國家杜馬裡無法充分代表的原因還包括「女性尚未累積足夠的資本去參與政治」。¹⁰¹ 其中的「資本」包含有形的資本—最簡單的就是金錢，進行競選活動必定要支出可觀的金錢去進行任何形式的宣傳活動；此外還有無形的資產—包括人脈、職業背景等，職業背景與一位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這也將會是了解一位政治人物的行事作風、政治理念的重要指標。¹⁰²

普欽藉由修改《非政府組織法》來限縮非政治組織的成立與運作，並且加強控管外國資金對於非政府組織的援助，以預防外國勢力進入。他同時透過行政及法律手段打壓媒體，使社會輿論為己所用。執意監督普欽政權的媒體往往面臨被國家併購或解散的命運，而致力報導真相、對政府治理手段提出質疑的記者則被迫流亡，甚至遭殺害。社會制衡力量的弱化，使得國內原本就孱弱的女性組織或團體更加不利運作，使得俄羅斯婦女更難自發性的由下而上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現象。¹⁰³

在第三章的第三節當中，作者比較了第五屆和第六屆兩任的女性代表的學歷和擔任杜馬代表前的職業，我們可以發現：在各行各業當中，參與選舉的女性候選人的職業領域多半與「律師、學者、記者和商人」有關，因為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多半受過良好的教育；有實際在公眾發言的經驗，並且熟悉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女性代表非得是菁英中的菁英才能夠被提名在政黨名單上，進而成功取得國家杜馬裡的一個席次。

並且，相較於其他一般的婦女們，這些「擁有相對高的教育程度」和「擁有相對高的收入」的女性代表對於女性議題也較為關心，因為她們擁有較多的知識、技能、自信心，也較有想要改善這種不平等政治環境的自覺，進而去表達她們對女性傳統角色的不認同、去積極爭取她們想藉由修訂現有法律而讓更多的婦女能夠進入國家杜馬。¹⁰⁴

但在這個部分，作者認為當今的俄羅斯女性候選人在政治資本累積上，相較於男性

¹⁰¹ Anna V. Andreenkova,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of Russia and Ukraine,"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41, No.2 (2002), pp. 10-12.

¹⁰² Uroš Pinterič, "Developing a Parliamentary Seniority System – A Case Study of Sloven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8, No. 6 (2011), p.41.

¹⁰³ 李鴻儀，2011，《普丁時期俄國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2。

¹⁰⁴ Richard D. Anderson, "Russian Constitution and Women'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Wilma Rule and Norma C. Noonan eds, *Russian women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 p.143.

候選人可能仍嫌不足以應付且內涵也較不成熟，但是從接受高等教育的成長¹⁰⁵和從事職業類型來說，已經比蘇聯時期的婦女或是解體後前期的婦女來的進步與充足。

三、政治野心不足

Cook 和 Nechemias 藉由採訪的方式了解俄羅斯女性對於自己參與政治的心態。大部分的女性代表仍然對於她們進入國家杜馬裡仍是「高度不確定」且「當中的變數大過於個人的理想與計畫」。甚至有統一俄羅斯黨的女性代表表示曾經想要推行一些法案的制定，但黨內的領袖和黨團威脅她不得進行的情況。另外也有一位自由民主黨的女性代表表示，她不須做任何決定和提案，所屬政黨就會幫他們擬定好。¹⁰⁶

在第三章的第四節當中，作者整理了第五屆和第六屆兩任的女性代表之所屬委員會，可以歸納出：女性代表所選擇的委員會多屬於與社會、教育、兒童、婦女、衛生等有關的。整體而言，女性杜馬代表表現較佳者的重心多偏重在教育文化、社會福利、衛生環保等與女性形象、社會分工較為符合的場域。民間婦女團體的運動議題也集中於婦女工作權、反對色情、反性騷擾等保障女權的範疇，關心女性本身之外的事務者較少。¹⁰⁷

對於女性代表關注的議題較狹隘的看法，可以分成兩種：一種看法是認為，能獲得選區當中的女性團體支持，對於女性代表們是一件非常重要事情，而能獲得這些女性團體的支持，就得增加通過與女性團體所關注議題有關法案的數量，而這些女性團體關注的議題就是上述的有關「恢復女性權利」、「性別平等」的議題，所以女性杜馬代表就得更關心這些相關的議題。

而另一種看法則是來自於俄羅斯國家杜馬所出版的《今日俄羅斯》(*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егодня*)裡訪問了七位女性杜馬代表，其中俄羅斯共產黨的 Тамара Плетнева 認為「女性政治家因為天性使然一身為母親、生養育孩子，所以在制定法律時偏向「喜好和平的、友善的」。但女性政治家常被批評的一點就是對於處理事件太過於情緒化。但

¹⁰⁵ 高等教育入學率，1991 年的入學率平均為 52%—女性為 58%、男性為 47%、2011 年的平均為 68%—女性為 76%、男性為 61%。

¹⁰⁶ Linda J. Cook and Carol Nechemias, “Women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in Marilyn Rueschemeyer and Sharon L. Wolchic eds., *Power in Post-Communist Parlia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5.

¹⁰⁷ Iulia Shevchenko, “Who Cares About Women’s Problems? Female Legislators in 1995 and 1999 Russian State Dumas.” *Europe-Asia Studies*. Vol.54, No.8(2002), p.1208.

對我而言這種說法太沒根據性了。就因為女性擁有這項優勢，社會上的問題才得以解決，如果一個政治家無法體會人民的疾苦、傾聽人民的問題，我認為她所制訂出來的政策與法律都是沒有用處的。」¹⁰⁸

對於政治文化的改善與對父權社會的改革，林宜瑾認為既然既定的選舉文化可能讓有意參選的女性卻步，但是女性候選人仍必須和男性候選人策略性結盟，畢竟父權意識仍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女性可以嘗試進入以男性為主的政治圈後，再運用從中獲得的權利進而能夠發揮影響的力量、改變父權觀點。並藉由「教育層面」和「媒體層面」來重建社會性別角色，方能改變傳統的角色定位。¹⁰⁹



¹⁰⁸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насколько эффективна сегодн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женщин-полит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егодня*, retrieved 2013/8/22.(<http://www.russia-today.ru/articlev.php?i=316>)

¹⁰⁹ 林宜瑾，2011，《台灣基層女性參政之困境分析—以縣市議員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1-92。

第五節、小結

這此章節當中以正、反兩面性來敘述俄羅斯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貢獻與所面臨的困境。

首先提及從蘇聯時期至近期藉由法律層面來保障及改善婦女地位與權利，相較於其他國家，蘇維埃政府對於「男女平權」的概念是走在前鋒的位置，積極透過憲法、法律條文來保障婦女在人權、工作權、與家庭婚姻有關的權利。而後共時期，杜馬近期來逐漸重視婦女的權利，陸續立法增加俄羅斯女性的社會福利、保護女性的人身安全及健康，更進一步的希望藉由法律的制定去保障立法機關當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希望能夠打造出性別平等的環境，讓女性更受到尊重與保護。

第二節則是先透過兩屆《百大具有影響力的俄羅斯女性》的票選結果，來檢視俄羅斯民眾對於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喜好程度。並列出票選結果當中的六位現任國家杜馬女性代表，及前任杜馬代表 Ирина Хакамада 的經歷，並肯定她們在國家杜馬裡對社會的貢獻。

第三節和第四節則是由兩大主軸來討論俄羅斯女性代表所遇到的困境。首先第一部分是「選舉制度與政黨」的影響。俄羅斯國家杜馬的選舉制度從原本的混合制改制成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雖然比例代表制使得女性候選人更容易獲得政黨的提名並獲得選民的支持，而當選成為杜馬代表的一員，但對於提升「女性代表所占比例」的成效卻是有限的。而政黨的影響部分是在於，政黨雖能提供女性候選人選舉資源，但是在「候選人提名順序」和「黨內的意識形態」會牽制著女性候選人是否能夠當選的關鍵角色。

至於第二個會影響到國家杜馬女性代表的是政治文化的部分。這當中作者將政治文化又分成：

- 一、 傳統觀念：傳統的父權觀念深深影響著俄羅斯女性對於政治圈裹足不前。女性缺乏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下為自己的權利奮戰的經驗和缺乏純熟的政治手段與技巧，久而久之就使得能夠擠身於政府機關、立法機關的女性就少之又少。
- 二、 政治資本的不足：由於政治經驗的缺乏和政府對於組織成立的阻撓，使得女

性希望藉由參與組織以獲得相關經歷的機會也受到限制，但是近年來女性的高學歷、工作經驗、對於女性自覺的思潮興起，已經能漸漸地克服政治資本不足的障礙。

- 三、 政治野心不足：從政黨和政治環境帶給女性代表的力不從心，使得女性代表不能夠實踐自己的理念也無法進一步提出改善的法案。再加上能夠關注的議題有限讓能夠發揮的空間也跟著縮減。

最後，也希望能夠從短程目標—女性還是可以嘗試進入以男性為主的政治圈後，再運用從中獲得的權利進而能夠發揮影響的力量、改變父權觀點。進而透過遠程目標—並藉由教育層面和「媒體層面」來重建社會性別角色，以能改變傳統的角色定位。



第五章、結論

婦女的政治地位主要是通過婦女的參政、議政表現出來的，所以，從婦女參政、議政的程度就可以看作是婦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標誌。如果婦女不能參與政治或是參與的程度很低，那就可以說婦女尚未獲得應有的政治地位。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就必然影響婦女的經濟地位、文化教育、家庭地位等，也會影響到婦女自身的解放。而且婦女的參政、議政同時也是保障婦女利益所需的必要條件，有利於提高婦女的政治認知、增強政治意識，真正以主人翁的身分履行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十九世紀以來，學者開始將女性地位視作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指標。回顧這一個世紀，女性權力的崛起已成為全世界的趨勢。在政治的領域中，自 1906 年，紐西蘭的女性率先獲得投票權；芬蘭的女性取得被選舉權後開始，這一百年已經有許多個國家有女性擔任首長及閣揆的例子，婦女問題成為國際間廣泛重視的課題，並希望透過獨立組織專門進行研究、探討並研擬解決方案。

在 2012 年的統計當中，全球的女性國會代表代表率為 20.3%，有些國家因為藉由女性保障名額這項制度大幅度的提升女性代表於國會當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也仍有約 40 個國家的下議院女性代表比例不達 10%；甚至有 6 個國家的下議院則是完全沒有女性代表於其中。從數量上的懸殊，也不免看出各個區域的民眾對於女性參與政治、女性進入國會的想法、政府是否有作出改善的動作，甚至是女性發自於自己內心想參與政治的想法都是大相逕庭的。

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公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它的計算跟一國的發展成就無關，只衡量各國的性別成就現況和平等基準的落差，此指標在於衡量兩性在「生育健康」、「賦權」和「勞動市場」三個面向因性別不平等所造成的發展損失。而俄羅斯在女性成就現況、平等基準的落差，以及國會女性代表比例這幾項調查當中，相較於北歐及歐洲等較注重女性權利的國家，仍有努力改善的空間。

第貳章的最後，又回到論文的主軸：以 Paxton 對於「女性參與民主」的形式，檢視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參與程度。以俄羅斯而言，蘇維埃政府率先賦予婦女「正式的代表性」一便是讓婦女有同等於男性的權利，以保障婦女基本的在經濟、社會、文

化和政治領域當中擁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在「書面上的代表性」及「實質上的代表性」這兩部分，分別因為國家杜馬內的女性代表人數仍和俄羅斯女性人口不成比例，尚未達到書面上代表性的目標—在立法機構裡不同性質的團體必須要有其相同比例的代表，為其發聲、爭取權利；及在國家杜馬當中負責提倡婦女權利的單位和與婦女相關的法案提案數量、通過數量相較於其他議題的數量偏少，因此，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雖有做到替女性發聲的工作，但是事實的結果，是女性議員更需要積極性的替廣大的俄羅斯女性制定出對她們有益與利的相關法案。

俄羅斯國家杜馬當中的女性代表，雖然從第一屆至第六屆在人數上一直都處於相對少數的一群，而且有時候被媒體、民眾甚至是自己的同事視為「美麗的花瓶」，但是她們仍善用了來自各個領域的專業能力及學術知識，在不同的職位發揮自己的才能，並且利用女性擁有母性般的天性，關注著社會福利議題，替女性、弱者、兒童層層把關著相關法律的制定。而表 5-1，作者分別整理 Linda J. Cook and Carol Nechemias 兩位學者及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上的資料，遂將第一屆到第六屆國家杜馬裡女性代表的所占比例以表格的方式呈現，這個表格將也將提供給國內對俄羅斯女性參政的研究新的參考資料。

女性代表在法律制定的時候，可能面臨著政黨的理念和婦女利益這兩者的衝突。有些女性代表為了遵從黨內的指令，但有些女性代表則是認為仍要維護婦女的利益，不惜做出與黨所指示相反的決策。但不論決策的過程為何，目前，國家杜馬不論是與「婦女議題」最息息相關的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或是與「社會福利」有關的勞動、社會政策及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等等的委員會，都希望能夠為女性爭取到最大的利益。讓俄羅斯女性能獲得最大的福利及法律的保障，避免又成為社會中的弱勢。

但作者在檢閱杜馬通過法案內容的過程中，發現與婦女相關的法案，不管是提案率或是三讀通過率，都比其他例如：經濟發展、國防、外交事務等議題的法案來的少。因此，俄羅斯女性代表在國家杜馬中提倡女性議題及提高女性地位的部分還有一大段的路要繼續努力。

最後，也希望能夠「短程目標」—女性還是可以嘗試進入以男性為主的政治圈後，再運用從中獲得的權利進而能夠發揮影響的力量、改變父權觀點。進而透過「遠程目標」—並藉由教育層面和媒體層面來重建社會性別角色，以能改變傳統的角色定位並改善由「選舉制度」、「政黨影響」和「政治文化」所帶來的困境。

現今的俄國總統普欽在 2013 年 3 月 1 日向國家杜馬的遞交恢復國家杜馬選舉制度為混合制的法案《關於俄羅斯聯邦聯邦議會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並在 2013 年 4 月 16 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一讀通過，該法案簡單的來說又回到改制前的 225 席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舉選出，另一半則是採用單一選區代表制，且各政黨進入國家杜馬的得票門檻將從現今的 7% 降低至 5%。未來此法案若是順利三讀通過後，從實行兩屆的現行制度又過渡到混合制又會帶來何種影響？作者認為這是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作為探討的主題。

表 5-1 俄羅斯國家杜馬婦女所占比例(1993-95 至 2011-2015)

| | | 第一屆 1993-95 | 第二屆 1995-99 | 第三屆 1999-2003 | 第四屆 2003-2007 | 第五屆 2007-11 | 第六屆 2011-2016 |
|-------------|---------------|---|--|--|--|---|---|
| 婦女代表所佔席次及比例 | | 61/13.5% | 50/10.2% | 35/7.5% | 46/9.8% | 76/16% | 61/13.5% |
| 當選 方式 | 單一選區制 | 26 | 31 | 20 | 21 | \ | \ |
| | 政黨名單比例代表 制 | 35 | 19 | 14 | 25 | 76 | 61 |
| 所屬政黨 | | WE:22 ; LDP:4 ; CPRF:3 ; Yabloko:3 ; Russia's choice:2 ; DPR:1 ; 獨 立參選人/單一選區 代表:26 | CPRF:13 ; Yabloko:7 ; OHR:7 ; LDP:3 ; WR:5 ; RR:7 獨立參選人:8 | CPRF:11 ; Unity:7 ; FAR:7 ; URF:4 ; Yabloka:2 ; OHR:1 ; 獨立參選人 : 3 | UR:30 ; CPRF:6 ; LDPR:2 ; Rodina:3 ; 獨立參選人 : 5 | UR:55 ; Just Russia:12 ; CPRF:5 ; LDP:4 | UR:44 ; CPRF:4 ; LDP:3 ; Just Russia:10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於—

1. Linda J. Cook and Carol Nechemias, "Women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in Marilyn Rueschemeyer and Sharon L. Wolchic eds, *Women in Power in Post-Communist Parlia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0-31.
2. 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letter=%D0%90>

註：

CPRF：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DPR：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 俄羅斯民主黨；FAR：Fatherland—All Russia 祖國—全俄羅斯黨；LDP：Liberal-Democratic Party 自由民主黨；OHR：Our Home is Russia 我們的家—俄羅斯黨；URF：Union of Right Forces 右派勢力聯盟；UR：United Russia 統一俄羅斯黨；WR：Women of Russia 俄羅斯婦女黨；RR：Russian Regions 俄羅斯地方聯盟；Rodina：人民愛國者聯盟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專書

郭武平，1999，《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出版社。

盛杏媛，2008，〈民主政治〉，於陳義彥(主編)《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盛杏媛，2008，〈政治參與〉，於陳義彥(主編)《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期刊

王業立、蘇子喬，2010，「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三期，頁 1-81。

胡昊，2000，「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後的政局」，世界縱橫，第 1 期，頁 16-17。

張淑伶，2013，〈台灣性別平等世界第四強的背後〉，《全球中央》，No.31，頁 54-55。

姜貞吟，2005，〈兩性參政之現況問題與未來展望〉，《國家政策季刊》，第 4:1 期，頁 33-68。

楊婉瑩，2000，〈選舉制度對婦女參政影響之評估〉，《理論與政策》，第十四卷第四期，頁 71-90。

趙竹成，2006，「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與總統職權」，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一期，頁 53-79。

戴隆斌，2004，「俄羅斯杜馬選舉後的政黨政治格局及其影響」，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一期，頁 99-100。

論文

王名騷，1994，《女性菁英政治參與之分析—以第五屆女性立委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鴻儀，2010，《普丁時期俄國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宜瑾，2012，《台灣基層女性參政之困境分析—以縣市議員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國禎，2005，《俄羅斯政黨與選舉：以 2003-2004 選舉週期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茅慧青，1985，《蘇聯婦女地位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 西文文獻

專書

Anderson, Richard D., “Russian Constitution and Women’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Wilma Rule and Norma C. Noonan eds, *Russian women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 pp. 135-153.

Belin, Laura and Orttung, Robert W., *The Russ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95 : The Battle for the Duma*. (Armonk, N.Y. : M.E. Sharpe, 1997)

Cook, Linda J. and Nechemias, Carol, “Women in the Russian State Duma,” in Marilyn Rueschemeyer & Sharon L. Wolchic eds., *Power in Post-Communist Parliam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5-60.

Franklin, Diane W. and Sweeney, Joan L., “Women and Corporate Power,” in Ellen Boneparth and Emily Stoper eds, *Women, Power, and Policy : Toward the Year 2000*. (New York : Pergamon Press, 1988)

Gal, Susan and Kligman, Gail, “After Socialism”, in Susan Gal and Gail Kligman eds, *The Politics of Gender After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14.

Matland, Richard E.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Richard E. Matland, and Kathleen A. Montgomery eds., *Women’s Access to Political Power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321-342.

Moser, Robert & Thames, Frank, *Compromise Amidst Political Conflict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oser, Robert G., *Unexpected Outcomes: Electoral Systems,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Rus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 Norris, Pippa and Lovenduski, Joni, *Political Recruitme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Norris, Pippa,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in Lawrence LeDuc, Richard G. Niemi, and Pippa Norris eds., *Comparing Democraci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Nechemias, Carol, “Women’s Participation: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in Wilma Rule and Norma C. Noonan eds, *Russian women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 pp. 15-30.
- Paxton, Pamela, *Gende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ristian W. Haerpfer eds,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Phillips, Anne, *The Politics of Presence: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Ethnicity and R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Pilkington, Hilary, “Behind the Mask of Soviet Unity: Realities of Women’s Lives,” in Chris Corrin ed, *Superwomen and the Double Burden: Women's Experience of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ronto: Second Story Press, 1992).
- Norris, Pippa & Lovenduski, Joni. *Political Recruitme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ule, Wilma and Noonan, Norma C.. *Russian Women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6)
- Remington, Thomas F., “Putin, the Duma,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Dale R. Herspring ed ,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Schleiter, Petra and Morgan-Jones, Edward, “Russia: the Benefits and Perils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Thomas F. Remington ed, *Parliamentary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 Longman, 2004), pp. 43-61

期刊

- Andreenkova, Anna V,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of Russia and Ukraine,”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41, No.2 (2002), pp.5-25.
- De Young, Alan J., “ Gender and the Pedagogical Mis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jikistan,” *European Education*, Vol. 44, No. 2(2012), pp. 44-64.
- Galligan, Yvonne and Clavero, Sara, “Prospects for Women’s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in Post-socialist Europe,” *Gender and Society*, Vol.2, No.22 (2008), pp. 149-171.
- Kenworthy, Lane and Malami, Melissa, “Gender Inequality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 Worldwide Comparative Analysis.” *Social Forces*, Vol.78, No. 1(1999), pp. 235-268.
- Kitschelt, Herber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 Politics*, Vol. 11 (1995), pp. 447-472.
- McFaul, Michael and Petrov, Nikolai,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5, Issue 3 (2004), pp. 20-31.
- Nechemias, Carol, “Politics in Post-Soviet Russia: Where Are the Women?” *Demokratizatsiya*, Vol.8, No.2 (2000), pp.199- 217.
- Paxton, Pamela and Kunovich, Sheri,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Social Forces*, Vol. 82 (2003), pp. 87-114
- Pinterič, Uroš, “ Developing a Parliamentary Seniority System – A Case Study of Sloven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8, No. 6 (2011), pp. 36 - 47.
- Shevchenko, Iulia, “Who Cares About Women’s Problems? Female Legislators in 1995 and 1999 Russian State Dumas.” *Europe-Asia Studies*. Vol.54, No.8(2002), pp. 1201-1222.
- Sperling, Valerie, “The Fair Sex in an Unfair System: The Gendered Effects of Putin’s Political Reforms,” *PONARS Policy Memo*, No. 398, pp. 193-198.

Studlar, Donley T. and Matland, Richard E., “The Contagion of Women Candidates in Single-Member District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8, No.3(1996), pp. 707-733.

三、 研究報告

“Women in Parliament in 2012-The Year in Perspective.” *Inter-Parliament Union* ,
retrieved 2013/06/30, (<http://www.ipu.org/PDF/publications/WIP2012E.pd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he Russia Federation Press Release.” *OSCEPA*, retrieved
2013/06/11.
(<http://www.oscepa.org/election-observation/election-statements/119-statements/1175-russian-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Russian Federation Election of Deputies to the State Duma.” *OSCEPA Parliamentary Assembly*, retrieved 2013/06/11.

四、 網路資料

Fedorenko, Vladimir, 《New Ranking of Russia’s 100 Most Influential Women Released》 ,
RIA Novosti, retrieved 2013/3/5.

(<http://en.rian.ru/russia/20130304/179806679/New-Ranking-of-Russias-100-Most-Influential-Women-Released.html>)

Pitalev, Ilya, 《Russian Parliamentary Deputies Elect Committee Chairs》 , *RIA Novosti*, retrieved 2013/6/22.(<http://en.rian.ru/russia/20111221/170412515.html>)

Inter-Parliament Union Parline Database on National Parliaments

(<http://www.ipu.org/parline-e/parlinesearch.asp>)

《100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женщин России – рейтинг》 , *Радио ЭХО Москвы*,
retrieved 2013/3/5. (http://echo.msk.ru/blog/echo_rating/1019316-echo/)

“UIS Statistics In Brief Education (all levels) profile - Russian Federation.” *UNESCO*,
retrieved 2013/06/08.

(http://stats.uis.unesco.org/unesco/TableViewer/document.aspx?ReportId=121&IF_Language=eng&BR_Country=6430&BR_Region=40530)

“Women Should Get Time Off During Menstruation – Lawmaker” 2013/07/29. *RIA Novosti*, retrieved 2013/08/11.

(<http://en.rian.ru/russia/20130729/182474754/Women-Should-Get-Time-Off-During-Menstruation--Lawmaker.html>)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насколько эффективна сегодн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женщин-политик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егодня*, retrieved 2013/8/22.

(<http://www.russia-today.ru/articlev.php?i=316>)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www.ge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4F80950EF52341B3&sms=4ABB9A64AF5D421F&s=D60998CD1E103897

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deputies/?letter=%D0%90>

俄羅斯國家杜馬委員會網站：<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committees/>

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規章：<http://www.duma.gov.ru/about/regulations/>

俄羅斯國家杜馬家庭、婦女和兒童委員會網站：

<http://www.komitet2-6.km.duma.gov.ru/site.xp/052057.html>

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www.cikrf.ru/>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網站：<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gii/>

《“普京寶貝”紅遍俄羅斯政壇》，人民網網頁：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57505/7175942.html>)，2008/4.28 (檢索日期：
2013/6/11)

附件一、

第六屆國家杜馬委員會名稱及其女性代表名單

*粗體：該委員會主席；底線：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斜體：該委員會副主席；一般字體：委員

| 編號 | 名稱 | 委員會 總人數 | 女性 人數 | 所占 比例 | 名單 |
|----|--|------------|----------|------------|---|
| 1 | 國家杜馬農業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агра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 11 | 2 | 18% | 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Школк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Светла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Максим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 | 國家杜馬安全及反貪腐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коррупции) | 24 | 1 | 4% | 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 (統一俄羅斯黨) |
| 3 | 國家杜馬預算與稅收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бюджету и налогам) | 26 | 5 | 19% | <u>Оксана Генриховна Дмитриева</u> (正義俄羅斯黨) <i>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Максимова</i> (統一俄羅斯黨) Татьяна Олеговна Алексе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Раис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Кармаз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Наталья Рэмовна Петухова (正義俄羅斯黨) |
| 4 | 國家杜馬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емьи, женщин и детей) | 12 | 10 | 83% | Еле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Мизулина (正義俄羅斯黨) <u>Ольга Юрьевна Баталина</u> (統一俄羅斯黨) <i>Ольг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Борзова</i> (統一俄羅斯黨) <i>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Епифанова</i> (正義俄羅斯黨) <i>Ирина Валерьевна Соколова</i> (統一俄羅斯黨) Оль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Алимова (共產黨) Ольг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аза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 | | | | |
|----|---|----|---|-----|---|
| | | | | |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Кузьмич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енатор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Ир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Чиркова (自由民主黨) |
| 5 | 國家杜馬資產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 22 | 0 | 0% | |
| 6 | 國家杜馬民事、刑事、仲裁法及程序法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уголовному, арбитражному и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 14 | 0 | 0% | |
| 7 | 國家杜馬民族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8 | 1 | 12% | Тамар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Плетнева (共產黨) |
| 8 | 國家杜馬社會團體及宗教組織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дела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 8 | 1 | 12% | 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9 | 國家杜馬獨立國家國協事務及僑胞聯繫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дела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связям с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ами) | 17 | 2 | 11% | Татья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Москалькова (正義俄羅斯黨) И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Родн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0 | 國家杜馬住房政策及公共設施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жилищ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ому хозяйству) | 24 | 2 | 8% |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正義俄羅斯黨) Елена Леонидовна Никола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1 | 國家杜馬建設與土地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земель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 22 | 0 | 0% | |

| | | | | | |
|----|--|----|---|-----|---|
| 12 | 國家杜馬通訊政策、通訊技術及通信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м технологиям и связи) | 10 | 1 | 10% | Ольга Викторовна Тимофе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3 | 國家杜馬憲法立法及國家建設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 12 | 0 | 0% | |
| 14 | 國家杜馬文化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культуре) | 10 | 5 | 50% | Еле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Драпеко (正義俄羅斯黨) Зугура Ягануровна Рахматулл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Зоя Михайловна Степа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Кожевни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Мария Петровна Максакова-Игенбергс (統一俄羅斯黨) |
| 15 | 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 15 | 1 | 6% | Валент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Тереш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6 | 國家杜馬科學及高科技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науке и наукоемким технологиям) | 10 | 1 | 10% | Люд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Огород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7 | 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обороне) | 18 | 1 | 5% | Светла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Савицкая (共產黨) |
| 18 | 國家杜馬教育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образованию) | 13 | 4 | 30% | Алёна Игоревна Ариши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Ири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Мануй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Надежд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Шайденко (統一俄羅斯黨) Марина Юрьевна Назар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 | | | | |
|----|---|----|---|------------|--|
| 19 | 國家杜馬衛生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охране здоровья) | 15 | 2 | 13% | Салия Шарифьяновна Мурзаба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Разиет Хамедовна Натхо (統一俄羅斯黨) |
| 20 | 國家杜馬自然資源、環境及生態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природным ресурсам, природопользованию и экологии) | 19 | 2 | 10% | Евдокия Ивановна Бычкова (正義俄羅斯黨) Эльмира Гусейновна Глубоковская (統一俄羅斯黨) |
| 21 | 國家杜馬工業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13 | 1 | 7% | Альфия Гумаровна Когог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2 | 國家杜馬北方和遠東區域政策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проблемам Севера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3 | 1 | 7% | <u>Валент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ивненко (統一俄羅斯黨)</u> |
| 23 | 國家杜馬規則與組織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Регламенту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або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 14 | 4 | 28% | <u>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Герасим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u> <i>Светлана Петровна Горячева (正義俄羅斯黨)</i> <i>Лариса Кужугетовна Шойгу (統一俄羅斯黨)</i> Валенти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Каба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4 | 國家杜馬交通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транспорту) | 11 | 0 | 0% | |
| 25 | 國家杜馬勞動、社會政策及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труду,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делам ветеранов) | 19 | 6 | 31% | <u>Гал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аре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u> <u>Алл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узьмина (正義俄羅斯黨)</u> <i>Еле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Афанасьева (自由民主黨)</i> Алевти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Апарина (共產黨) Тамара Гавриловна Кузьминых (統一俄羅斯黨) Людмила Ивановна Швец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 | | | | |
|----|--|----|---|-----|--|
| 26 | 國家杜馬聯邦結構和地方自治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федеративному устройству и вопросам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 10 | 1 | 10% | Маргари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вергунова (自由民主黨) |
| 27 | 國家杜馬體育文化、體育和青年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порту и делам молодежи) | 12 | 2 | 16% | Рима Акбердиновна Бата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8 | 國家杜馬金融市場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финансовому рынку) | 12 | 2 | 16% | Наталья Викторовна Бурык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Ма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Мукабе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9 | 國家杜馬經濟政策、企業和創新發展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у) | 15 | 1 | 6% | Еле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Пан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
| 30 | 國家杜馬能源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энергетике) | 16 | 0 | 0% | |

**資料來源：俄羅斯國家杜馬委員會網站(<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committees/>)

附件二、

第五屆國家杜馬委員會名稱及其女性代表名單

*粗體：該委員會主席；底線：該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斜體：該委員會副主席；一般字體：委員

| 編號 | 名稱 | 委員會 總人數 | 女性 人數 | 所占 比例 | 名單 |
|----|--|------------|----------|----------|---|
| 1 | 國家杜馬農業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агра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 15 | 2 | 13% | Любовь Михайловна Цвет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Школк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 | 國家杜馬安全及反貪腐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коррупции) | 22 | 1 | 4% | Любовь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Слиска (統一俄羅斯黨) |
| 3 | 國家杜馬預算與稅收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бюджету и налогам) | 32 | 9 | 28% | <i>Гал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аре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Наталья Викторовна Бурык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Татьяна Львовна Воложинская (自由民主黨) Оксана Генриховна Дмитриева (正義俄羅斯黨) Раис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Кармаз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Еле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онда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Ве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Лекарева (正義俄羅斯黨) 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Максим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Наталь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Пугач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 | | | | |
|---|---|----|---|-----|--|
| 4 | 國家杜馬家庭、婦女及兒童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емьи, женщин и детей) | 11 | 9 | 72% | Еле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Мизулина (正義俄羅斯黨) 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арпович (統一俄羅斯黨) Ирина Валерьевна Соко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Еле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Афанасьева (自由民主黨) Светла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Жур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Лапш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Ма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Мукабе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Н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Останина (俄羅斯共產黨) Еле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Вторыгина (正義俄羅斯黨) |
| 5 | 國家杜馬資產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 21 | 1 | 4% | Екатерина Юрьевна Семё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6 | 國家杜馬民事、刑事、仲裁法及程序法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уголовному, арбитражному и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 14 | 1 | 7% | Ольг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Гальц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7 | 國家杜馬民族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де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 12 | 2 | 16% | Ир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Горькова (自由民主黨) 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Данилова (俄羅斯共產黨) |
| 8 | 國家杜馬社會團體及宗教組織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делам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 12 | 2 | 16% | Алл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узьмина (正義俄羅斯黨) Ольг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Бобровская (統一俄羅斯黨) |
| 9 | 國家杜馬獨立國家國協事務及僑胞聯繫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дела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связям с | 10 | 1 | 10% | Татья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Москалькова (正義俄羅斯黨) |

| | | | | | |
|----|--|----|---|-----|--|
| |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ами) | | | | |
| 10 | 國家杜馬住房政策及公共設施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жилищ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жилищно-коммунальному хозяйству) | 21 | 0 | 0 | |
| 11 | 國家杜馬建設與土地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земель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 21 | 2 | 9% | Еле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Вторыг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Га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Хованская (正義俄羅斯黨) |
| 12 | 國家杜馬通訊政策、通訊技術及通信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м технологиям и связи) | 10 | 1 | 10% | Ольг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Нос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3 | 國家杜馬憲法立法及國家建設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 12 | 3 | 25% | И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Яровая (統一俄羅斯黨) Татьяна Геннадьевна Воро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Надежда Павловна Ор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4 | 國家杜馬文化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культуре) | 10 | 3 | 33% | Еле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Драпеко (正義俄羅斯黨) Зоя Михайловна Степа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Светлана Юрьевна Захар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15 | 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 16 | 3 | 18% | Наталья Афанасьевна Ерма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Ки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Лукьянова (正義俄羅斯黨) Людмил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Пирожникова(統一俄羅斯黨) |
| 16 | 國家杜馬科學及高科技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науке и наукоемким | 10 | 1 | 10% | Татьяна Борисовна Дубровская (自由民主黨) |

| | | | | | |
|----|---|----|---|-----|---|
| | технологиям) | | | | |
| 17 | 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обороне) | 16 | 1 | 6% | <i>Светла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Савицкая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i> |
| 18 | 國家杜馬教育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образованию) | 15 | 7 | 46% | <i>И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Родн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i> <i>Раиса Вениаминовна Горячева (俄羅斯共產黨)</i> <i>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Кузьмич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i>Татья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Мещеря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i>Ольга Евгеньевна Увар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i>Виктория Валерьевна Черкес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i>Ларис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
| 19 | 國家杜馬衛生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охране здоровья) | 14 | 5 | 35% | Ольг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Борз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i>Эльмира Гусейновна Глубоковская (正義俄羅斯黨)</i> <i>Салия Шарифьяновна Мурзаба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i>Лариса Кужугетовна Шойгу (統一俄羅斯黨)</i> <i>Татья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Яковл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i> |
| 20 | 國家杜馬自然資源、環境及生態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природным ресурсам, природопользованию и экологии) | 17 | 1 | 5% | Наталь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Комар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1 | 國家杜馬工業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13 | 1 | 7% | <i>Еле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Пан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i> |
| 22 | 國家杜馬北方和遠東區域政策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 14 | 1 | 7% | Валент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ивненко (統一俄羅斯黨) |

| | | | | | |
|----|--|----|---|-----|---|
| | проблемам Севера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 | | |
| 23 | 國家杜馬規則與組織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Регламенту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або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 15 | 2 | 13% | Светлана Петровна Горячева (正義俄羅斯黨) Валенти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Кабан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4 | 國家杜馬交通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транспорту) | 13 | 0 | 0 | |
| 25 | 國家杜馬勞動、社會政策及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труду,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делам ветеранов) | 19 | 8 | 42% | Фарида Исмагиловна Гайнулл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Екатерина Филипповна Лах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Тамар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Плетнева (俄羅斯共產黨) Любовь Федоровна Шуб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Алевти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Апарина (俄羅斯共產黨) 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Герасим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Клав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Новик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Юлия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Песковская (統一俄羅斯黨) |
| 26 | 國家杜馬聯邦結構和地方自治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федеративному устройству и вопросам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 16 | 3 | 18% | Гал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Изот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Гульнара Ильдусовна Серге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Ольг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Онищенко (統一俄羅斯黨) |
| 27 | 國家杜馬體育文化、體育和青年事務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порту и делам молодежи) | 15 | 4 | 26% | Светла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Хоркина (統一俄羅斯黨) Алина Маратовна Каба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Светлана Ирековна Ишмураг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Ирина Олеговна Бел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 | | | | |
|----|--|----|---|----|-------------------------------------|
| 28 | 國家杜馬金融市場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финансовому рынку) | 14 | 1 | 7% | Лиана Витальевна Пепеляе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29 | 國家杜馬經濟政策、企業和創新發展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у) | 15 | 1 | 6% | Марина Валерьевна Игнатова (統一俄羅斯黨) |
| 30 | 國家杜馬能源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ГД по энергетике) | 14 | 0 | 0 | |
| 31 | 國家杜馬媒體文化委員會 (Комитет по культуре с подкомитетом по СМИ) | 13 | 0 | 0 | |
| 32 | 國家杜馬委任事務和倫理委員會 (Комиссия по мандат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и вопросам депутатской этики) | 14 | 0 | 0 | |

**資料來源：俄羅斯國家杜馬委員會網站(<http://www.duma.gov.ru/structure/committees/>)